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0 N.4 總 77 2020/10

信仰與美國傳統 P.2
Faith and American Tradition

在暴亂與恐懼中奮進的愛 P.5
Love Driving Forward in the midst of Riots and Fear

LOVE

PRAYER

JESUS

UNITY

RECONCILIATION

聖餐在互聯網施行的探討 P.9
Holy Communion Over the Internet: A Reflection

與宋尚節最接近的那天 P.20
The Day I Stood So Close to Dr. John Song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
總要晝夜思想，
好使你謹守遵行
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
如此，你的道路
就可以亨通，
凡事順利。

(約書亞記1:8)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上帝與美國傳統	2
God and American Tradition	陳宗清
在暴亂與恐懼中奮進的愛	5
Love Driving Forward in the midst of Riots and Fear	劉良淑
聖餐在互聯網施行的探討	9
Holy Communion Over the Internet: A Reflection	柯理
化干戈為玉帛	封底
Turn Hostility into Friendship	蘇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論改革宗神學的兼容主義 (下)	13
The Eclecticism of Reformed Theology (Part 2)	曾劭愷
要有光：麥克斯韋的信仰與人生	16
Let There Be Light: The Faith and Life of James C. Maxwell	基甸
再思科學知識的統一性	18
Unific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 Second Thought	唐理明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與宋尚節最接近的那天	20
The Day I Stood So Close to Dr. John Song	施瑋
追憶恩師巴刻	22
A Remembrance of My Respected Teacher J. I. Packer	曾劭愷
拆毀淨盡	24
Demolished Totally	約書亞
文學青年的信仰之旅	26
Faith Journey of a Literary Youth	雪音
2020恩福家人退修會心得集錦	29
Highlights of 2020 Blessings Family Retreat	恩福神學生
意想不到的恩典與超越	王俊
捆鎖與奮進的思考	孫澤沙
孤寂減了幾分	雪音
姊妹堅韌生命的鍛造	曾安臨
安全的港灣	任小鵬
一股屬靈的清風	柏雨成
渴望更美的家鄉	劉彪

恩福

Blessings, Vol. 20, No. 4, October, 2020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0年10月 第二十卷第四期 總77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Mary Ma

Editor and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Jessica Zhan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特約編輯 徐志秋 馬麗

編輯／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4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Fax: (949) 556-3033

Website: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大眾傳播 / 恩福雜誌

不便之處請見諒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上帝與美國傳統

陳宗清

1776年7月4日，美國的獨立戰爭（1775–1783）正在進行，當時尚為英殖民地的13州代表聚在費城，簽署了一項歷史性文獻：「獨立宣言」。

時至2020年，美國已搖身一變，成為全球馬首是瞻的強國。然而在11月總統大選在即之際，美國國內的各種嚴重社會問題在世界面前一一曝光。左派激進人士更是展現大動作，意圖用暴力及政治手段推翻目前的體制，甚至改寫美國的立國根基。

8月18日的民主黨大會上有一個具體的例子。根據《華盛頓時報》，當天至少有兩個群組在面對國旗唸「效忠誓詞」（Pledge of Allegiance）時，刻意刪除了其中「上帝之下」一語，一個是穆斯林代表組，一個是同盟組。

這些現象讓人覺察到：美國已經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

先民因敬虔蒙保守

眾所周知，美國移民的先驅中，清教徒佔的比例很高。最著名的是1620年11月21日首先抵達麻州普里茅斯（Plymouth）的「五月花號」。這艘來自英國的船，102名乘客中有35位是虔誠的清教徒。他們的牧者和領袖羅賓森（John Robinson）在登陸前勸勉他們，在新大陸要確實活出信仰的見證，建立「山上之城」來榮耀神。

美國獨立戰爭開打時，在裝備、火力上，由農民組成的軍隊均無法與英軍相比。美軍最終能贏得勝利，無疑是出於神的憐憫。舉個例子，在一次關鍵性戰役中，華盛頓將軍決定夜間渡河撤退，軍中划船的人動作輕巧，二哩外的英軍毫無所覺。然而到天明時尚未撤完，但剛好起霧，將兩軍隔開，直到撤軍完畢，霧才散去。後來英軍在日誌記載道：「神與我們作對。」

1777年，在弗奇谷（Valley Forge）的戰役中，華盛頓倍受壓力，常獨自大聲祈禱。有一天一位農夫經過軍營，聽見一個很懇切的聲音，走近一看，原來是華盛頓跪在地上，滿頰是淚向上帝禱告。這位農夫深受感動，回家對妻子說：「華盛頓一定會成功！美國一定能獨立！」

立國以聖經為準則

美國早期的開國元勳、領袖都相信神，這是



毫無疑問的事。獨立宣言裡面，「神、造物主、神的眷顧」等措辭可以明確為證。1787年，各州代表又聚在費城，商討憲章的制定；最後簽署的55位中，有52位是基督徒，其中不少是福音派。

美國憲法中三權分立的觀念，來自以賽亞書33章22節；權力分離的原則來自耶利米書17章9節；教會免稅的看法是根據以斯拉記7章24節。

立國之初兩度任維吉尼亞州州長的亨利（Patrick Henry）曾說：「這個偉大的國家不是靠宗教家建立的，而是靠基督徒；不是靠其他宗教，而是靠耶穌基督的福音。這件事理當大力強調，也當常常提出。」

第六任總統亞當斯（John Q. Adams）指出美國國慶值得歡樂：「豈不是因為獨立宣言是第一一個根據救贖主在地上的教誨而立的社會契約？豈不是因為這個政府是以基督教的根本要道為房角石？」

華盛頓在著名的告別演說中警告美國人：「一個昌盛的政府，必須由良好的風俗和操守托住，而其中宗教與道德是不可少的支柱。」

1831年，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要談美國如何從基督教色彩濃厚的國家，逐漸轉變成世俗人文主義主宰大局的情況，就必須要看學術重鎮的轉變。To understand how America, as a nation with strong Christian characteristics, became dominated by secularism and humanism,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changes of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ocqueville) 到美國各地考察，他最後寫下感想：「我到美國去探究她偉大的原因；在肥田、密林、富礦、繁商、公校、教制、國會、憲法裡尋找，但遍尋不著；直等我進到教堂，聽到講壇燃燒的公義信息，才發現她才華與能力的秘訣。美國偉大，是因她善良；倘若美國不再善良，就不再會偉大。」

人文主義席捲高校

要談美國如何從基督教色彩濃厚的國家，逐漸轉變成世俗人文主義主宰大局的情況，就必須要看學術重鎮的轉變。

以殖民的第一所大學哈佛大學為例。哈佛(John Harvard, 1607-1638)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也是位虔誠的清教徒傳道人。1637年他移民到麻州，不幸因罹患肺病而於1638年過世。他將四百本藏書和一半財產捐贈給1636年新成立的這所學校，因此大學就以他為名。

哈佛的校訓中有一條這樣寫：「讓每一個學生都得到明確的教導……，他的生命、他的研究，主要的目的就在認識神，並且認識耶穌基督，因這就是永生(約翰福音17:3)。」校徽上有拉丁文「真理」(veritas)；博士文憑上印著拉丁文「基督和教會」(Christo et Ecclesiae)。

美國最早的大學都像哈佛，原本是訓練傳道人的學府。然而現在怎麼變成了「人文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大本營？分析19世紀的歷史，可以找到四個主要原因。

1. 19世紀以後，移民到美國的人宗教背景愈來愈複雜。後來哈佛被異端「一位一體論(Unitarianism)」的學者掌舵。如，哈佛校長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是一位一體論的信徒，他擔任校長達四十年之久。

2. 在內戰與經濟大蕭條期間，因受達爾文「物種原始」、「進化論」的影響，高等學府慢慢把「神」從學術的領域趕出去，且不再任命神職人員為大學校長。不重視聖經的商人作了董事，基督教的特色自然消失。

3. 19世紀在歐洲盛行的「聖經批判」漸漸影響美國，聖經的權威受到嚴格的挑戰。薛華(Francis Schaeffer)認為，推翻「絕對真理」的文化氛圍導致「絕望之線」(line of despair)的產生，在歐洲這條分界線1890年出現，在美國則是1935年。

4. 人文主義的崛起。1933年美國人文主義

協會成立，在宣言中指出：「宗教」無力解決二十世紀人類的問題。它的信條稱：「宇宙是自有的，並非創造出來的；當以科學來解釋宇宙萬象，超自然毫無地位……。」當時極富盛名的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說：「人文主義者不相信宗教是獨占戶(monopoly)……，要防止學校不被錯誤的偏見所影響。」

1977年，人文主義協會發表第二次宣言，宣稱：「傳統的信條或權威式宗教，把啓示、神、禮儀、教義置於人類需要或經驗之上，這種作法對人類造成了傷害。」

政教分離變質

其實，「政教分離」一詞從未出現在憲法的人權法規裡。第一修正條款只是說：「國會不可制定法律來設立宗教，或禁止其自由的運作」，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讓某宗派變成唯一合法的宗教。此條款的背景為，一些浸信會信徒聽說公理會要促使國會通過法案，使該宗派成為美國國教，於是他們寫信給當時的傑弗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請求澄清。總統覆信說：「你們放心，憲法已經在教會與政治之間築了一道牆。」

在該句話裡，「教會」是指由政府設立的某個宗派。但後來，「教會」卻遭重新解釋，指任何宗教團體的公開活動。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法院開始以此為由，禁止基督教在公立機構中的活動。

1962年，最高法院判決，禁止公立學校的禱告。1963年，在校內讀聖經成為非法。1970年，讀國會記錄中的禱告也成禁例。1973年，墮胎合法化。1976年，公文上不可提及神。1979年，對幼稚園學生不能說聖誕節是誰的生日。1980年，掛在教室牆上的十誡也得拿下來。

有位法官在裁定讀聖經為非法時，解釋說：「如果向孩童誦讀並解釋一段新約聖經，會對他們的心理造成傷害。」「張貼在牆上的十誡必會有影響力，因它會誘使學生去閱讀，去默想，甚至去尊敬它，順服它，而這不是我們所容許的目標。」

文化明顯墮落

「根基若毀壞，義人還能作甚麼呢？」(詩篇11:3)。美國當今社會問題叢出不窮，基督徒社會學家葛尼斯(Os Guinness)認為，是因為文

願神憐憫，繼續引導這個因祂旨意和眷顧而成立的國家！
May God in His mercy continues to guide this nation founded according to His will and care.

化權威的失喪，這是美國最大的危機。

前美國尼克森總統的高級助理寇爾森 (Charles Colson, 1931-2012)，在事業飛黃騰達之時，曾受邀回母校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演講，當時全校轟動，甚至校長親自接待，光采非凡。但他因涉入水門事件入獄，出監後從事監獄福音事工。後來有一次，他以監獄團契負責人的身分去母校演講，只有三位大學生來接他，學校分配最小的演講廳給他們。他的講題是「宗教對多元社會的影響」，剛開始的幾分鐘，他講述自己畢業35年的歷程，提到因信仰得重生對他的重要。會後有人竟表示：「他利用演講機會作個人的見證，是不應該的。我很不滿！」其實，布朗大學兩百多年前是由浸信會人士所創立的，今天竟至如此！

2020年普立茲獎 (Pulitzer Prize) 評論獎的得主，是激進左派項目《1619》的創建者漢娜·瓊斯 (Nikole Hannah-Jones)。這項目是以美國的中小學生為對象，要將其內容作為可選修的歷史教材。他們主要的論點是：把美國的“誕生”移至1619年，即第一批非洲奴隸抵達弗吉尼亞殖民地之時；把美國的發展解釋為建立在種族主義之上，即白人對少數族裔的奴役。至於美國建基於基督信仰的事實，則完全被抹殺。他們把對種族主義和白人特權的仇恨灌輸給讀者，所有不同的立場都被這種罪名淹沒。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永久的社會主義國家。



2020年11月的總統大選，對美國和全世界而言，將是歷史大方向關鍵性的「決戰」。究竟美國是要走向神所喜悅的道路，或是要違反先民的傳統，選擇偏離聖經真理愈來愈遠的方向？美國的抉擇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必會深遠地影響全球。願神憐憫，繼續引導這個因祂旨意和眷顧而成立的國家！

作者為本刊主編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 (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 (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 (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_本 (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_本 (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_本 (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_本 (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_本 (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_本 (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_本 (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_本 (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_本 (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_本 (10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_本 (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_本 (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_本 (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_本 (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_本 (20元)

支票奉獻：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1994@gmail.com

在暴亂與恐懼中奮進的愛

劉良淑

電視畫面上出現一位面色凝重、身材矮小的婦女。她哽咽地說：「我的兒子一直在與死神搏鬥。我們真的只需要禱告。」前幾天，2020年8月23日，她的兒子布雷克（Jacob Blake）在威州小城肯諾夏（Kenosha）被警察連開七槍，導致半身癱瘓。這事件在全國引起喧然大波，甚至美國職籃、職棒等也前所未有地以罷賽抗議，並使得自5月即在一些大城市散播開來的種族動亂更為火上加油。

在鏡頭前，這位母親的語音愈來愈鎮定、堅強：「當我為我的兒子禱告，……我也祈求，甚至在他得著痊癒之前，我們的國家就能先得著醫治。神把我們每個人放在這個國家中，因為祂要我們在這裡生活。」

愈聽下去，我發現她的話愈耳熟：「我們是人。……沒有一族人比另外一族人更優越。唯一超越的那位，是上帝本身。……我向所有的警察說：我為你們和你們的家人禱告。我向所有的公民說，向黑皮膚、棕皮膚的弟兄姊妹說，我為你們禱告。……請用我們的心、我們的愛、我們的智慧，一起來努力，向世界其他國家展示，人類（human race）應當如何彼此相待。」

八月我剛讀了《同一血脈》（*One Blood*）一書。作者非裔牧師普金斯（John M. Perkins）強調：「聖經說，神從一個血脈造出萬族」（參，使徒行傳17:26），人類本出於一源，不同的膚色與長相並無高下之分，種族歧視完全是墮落文化的產物。

布雷克的外祖父是位牧師，他母親在記者會上



的發言，顯示普金斯和其同道所倡導的觀點，在非裔信徒中已經有廣泛的回響。

爛泥塘中的奇葩

今年高齡90的普金斯，一輩子為美國族群的和好而努力。他不僅是牧師、聖經教師，也是社會活動家、哲學家和社區發展家。他出版了17本

書。由於他的成就，16所基督教大學頒給他榮譽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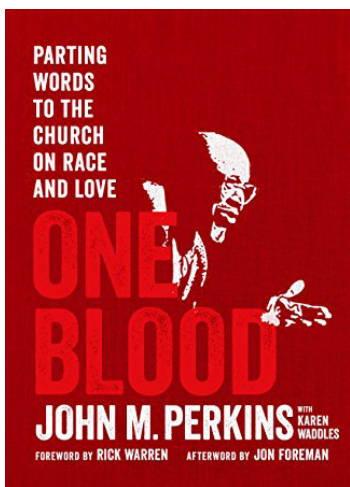
2018年出版的《同一血脈：對教會面對種族問題的最後勸勉》，是本暢銷書。普金斯在書中深度檢視聖經原則，強調這世界只有一個「種族」，就是人類（human race）。種族問題的解決之道，在於回歸神的愛，在基督的救贖中聯合成為一體。書中舉出許多實例鼓勵信徒，如何能踏踏實實地付諸行動。

號稱種族大融爐的美國，其實仍有許多地方是歧視與衝突的爛泥塘。1890-1968年之間，一些州施行種族隔離政策，黑人被迫生活在條件其差無比的狀況裡。普金斯即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長大。

他1930年出生於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小鎮。密州在內戰之前原本相當富庶，但戰後一片狼藉，經濟在全國墊底。他的家極其窮困。才7個月大時，母親即因饑餓導致營養不良，患糙皮症去世。父親離家出走。他被送往祖母家，和親戚一起住。他只讀到小學三年級就輟學。

16歲時，剛退伍的哥哥在街邊，因說話太大聲被警察斥喝並打頭，受過軍訓的他本能出手反抗，卻當場被警察開槍擊斃。普金斯的姑媽立刻買了張火車票，送他到南加州。在那裡，他的一生出現了轉機。

美國非裔佔總人口大約17%，其中自稱是基督徒的超過75%。但是普金斯在密州並沒有聽過福音。1951年，21歲的他在加州結婚。27歲時，讀幼稚園的兒子邀請他去教會。他被福音吸引，耶穌的愛震撼了他。信主之後，他熱心追求。加州沒有施



他那時才明白：種族歧視的枷鎖不僅毀壞、剝削了黑人族群，也傷害了白人族群。
He realized then that racial discrimination not only undermined the black community, but also hurt the white majority.



行種族隔離，他參加的教會以白人為主，但對非裔敞開歡迎，讓他感到非常溫暖，也讓他仇視白人的心態有了改變。

爭取平等的血淚體悟

1960年，他們全家搬回密州，住在曼登豪爾（Mendenhall）。那時，密州仍施行種族隔離。

慘烈的南北內戰（1861-65）之後，黑奴得到解放，擁有了民權，但是在南方，百多年來白人高高在上的文化與潛意識無法輕易消除。聯邦政府以高壓軍管，強行推動各種政策，但並不得民心，社會反倒愈來愈亂。終於，這段被稱為「重建」的時期，在1877年以失敗告終。美國的種族問題自此更加白熱化。

1890年，路州首先通過火車隔離令。1896年最高法院裁定：公共場所黑白分隔為「隔離但平等」。很快，南方諸州都施行隔離。1898年，密州禁止黑人的投票權；其他州也以各種方式限制黑人投票。一連串被稱為吉姆克勞（Jim Crow，對黑人的蔑稱）的法案被通過，黑人不能與白人共乘、同校、共餐；社會上還有種種限制黑人的不成文規定。非裔的生活受到的擠壓愈來愈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36萬非裔退伍軍人回國，很多人湧到北方找工作，與起來護衛自身利益的白人勞工階級發生衝突，結果全國出現25次以上大型的種族對抗。1920和30年代，更多的吉姆克勞法案出爐；黑人被隔離得更加徹底。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情況才逐漸改觀。經過許多人（包括黑人和白人）的爭取與上訴，一項項隔離政策被廢止。由於非裔教會有注重教育的傳統，又常是社群的中心，所以早年黑人發起的民權運動中，帶領者往往是教會的牧師。1954至1968年是抗議的高潮，主要是採取不合作的和平方式。如今家喻戶曉的領導人馬丁路德金牧師（Martin Luther King Jr.），於1968年遇刺；而當年終於通過

民權法案，結束了所有的種族隔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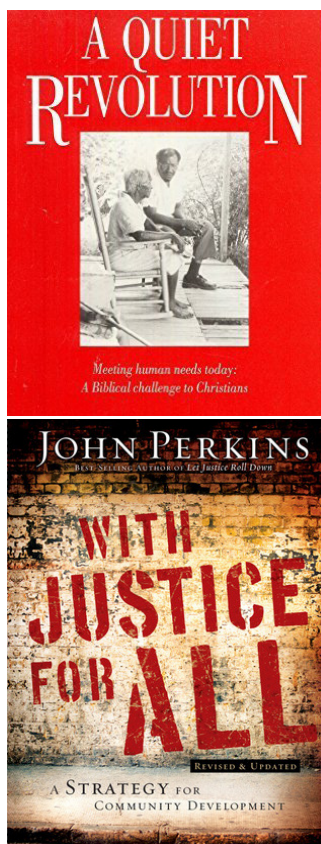
普金斯1960年回到密州時，起初專注於教會與傳福音的事工。1964年，他建立了「加略山之聲聖經學院」。1965年，他開始參與爭取投票權的運動。1966至68年，他在家裡成立日間托兒中心。這段期間他愈來愈認識到，在傳福音時必須同時關顧到非裔的實際生活需要。

1967年，他參與廢除學校隔離制的活動。1969年，在當地抵制一些白人店主的活動中，普金斯成了領袖。次年2月，有些學生在抗議遊行中被捕，普金斯也入獄。他在獄中遭警員痛毆，傷勢嚴重到必須住院治療。這次經歷讓普金斯有了深刻的反省。

化解仇恨唯靠耶穌的愛

普金斯被毆打後，在醫院住了很長的時間。他在書中回憶說：「我的身體和心靈都破碎了。我開始明白，我出於忿怒、憎恨、苦毒的反應是不好的，這種心態和那些毆打我的獄警沒什麼兩樣。我看到了自己的破碎。神用黑人和白人醫護人員清洗我的傷口，醫治了我，不單是身體，也是心靈。」

他那時才明白：種族歧視的枷鎖不僅毀壞、剝削了黑人族群，也傷害了白人族群。由此，他產生了推動種族和好的整全事奉異象。他在1976年出版



版《安靜的革命》（*A Quiet Revolution*）中，提出3R的事工原則：重新遷居、重新和好、重新分配（Relocation, Reconciliation, Redistribution）。1982年出版的《公平臨到所有人》（*With Justice for All*）中詳細說明，如何不靠政府計劃或補助，只靠基督徒按福音的原則生活，走上振興之路。

70年代，他的事工除了教授聖經與神學外，還經營廉價商店、健康診所、住房合作社等。他成為各地爭邀的講員。他也身體力行，多次搬家，貼近需要的

普金斯能堅定地走在這條艱辛的道路上，背後的動力無他，只有耶穌的愛。
The force that pushed Rev. John Perkins forward on this difficult path is none other but the love of Jesus.

群眾，改變社區。

1982年，他和妻子搬到南加州，在帕薩迪納（Pasadena）成立「哈蘭庇（Harambee）基督徒家庭中心」。1989年，他成立「基督徒社區發展協會」（CCDA），並鼓勵福音派教會投入社會公義與爭取民權的事工。1998年他兒子去世後，他成立基金會，推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事工，並照顧單親婦女。

他的故事被拍成記錄片《救贖》（Redemption），其中對種族關係的真相、和好的需要，作了極深刻的詮釋。在2018年該片的首映會中，聖雅各團契執行長庫什納（James M. Kushiner）第一次見到普金斯，兩人握手的時候作了簡短的交流。庫什納後來說：「他向我講了福音，我不記得詳細的內容，但耶穌的愛的那種能力，從他整個人傳出來。我很少遇到能達到這種程度的人。」

在《同一血脈》中，普金斯提到一件血案。2015年6月17日，南卡州以馬內利非裔衛理公會週三晚的查經班中，一位白人進來參加，但在聚會結束時卻掏出槍來，擊斃了九位信徒，包括歡迎他的老牧師；還有三人受傷。在兩天後的聽證會上，好些死者的親友出席，他們一個個上前向兇手說：「我原諒你。」普金斯指出：饒恕是基督徒生命的DNA。十字架所帶來的赦免，不但讓我們可以免除別人的虧欠，更能釋放自己，脫離仇恨的枷鎖。

要化解鴻溝、倡導族群和好，談何容易。普金斯能堅定地走在這條艱辛的道路上，背後的動力無他，只有耶穌的愛。他說：「推動我一生從事合一的，就是我親身經歷的這份愛。這些年來，在舉著公義和合一的旗幟時，我曾軟弱過、跌倒過，但是每當我撲倒在耶穌的懷中，祂的愛又使我剛強。」

教會是推動和好的器皿

當下種族衝突的引爆點，是警察對非裔的不當執法。講到警察對非裔的偏見，普金斯有刻骨銘心的經歷：「有一次我開車時，被警察勒令停下。當時我的妻兒都在車上。那名警察語帶威脅，讓我一時嚇住，不知該怎麼回答。他輕蔑地說：『你的舌頭被貓吃了嗎？』他在我的家人面前羞辱我，用話來激我，而如果我一反抗，他就有理由開槍。白人遇到警察，絕不會有類似的害怕。」

然而，他堅決反對以暴力來討公道。他指出，「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 2013年左右形成）等組織是在教會之外組成的，常以打、砸、搶

等暴力手段來表達抗爭，結果帶來恐懼與動亂，社會愈來愈不安全。但在早年的民權運動時期，馬丁路德金等基督徒領袖把非裔的忿怒引到非暴力的遊行上，也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他認為，教會是神要使用的器皿，在社會中發出正義之聲，讓受壓制的人可以獲得權利。因此他很看重教會在社區中的角色。他遺憾地指出，許多教會現在週間不再開放，接納孩子放學後來學習，因為怕教堂受到破壞。結果，這些孩子無法得到神的話，和神子民的關愛，長大後便容易加入偏激的組織。

他大力鼓吹建立多族裔的教會，彰顯實際的族群和好見證。2001年，他們夫婦回應神的呼召，在阿肯色州小岩城中心建立了一間多族裔的教會，稱它為馬塞克（拼花鑲嵌之意）。他們教導會友超越自己的背景，和好相愛，一起傳福音、作門徒、關懷社區、帶來轉化。

美國非裔的教會大部分是純黑人參加的。1787年，原本為黑奴、剛用積蓄贖回自由的亞倫弟兄（Richard Allen），到一間衛理公會去參加崇拜，但該教會採黑白隔離措施，令他非常不滿。他後來成立了美國頭一間純黑人的教會——非裔衛理公會。後來非裔教會在浸信會和衛理公會發展得很好。普金斯感嘆道，美國的學校經過很多抗爭，早已廢止隔離的作法，但教會在這方面卻非常落後，努力顯然不夠。

在喬治亞州，2017年有一間黑人教會和一間白人教會，從牧師互訪，到信徒互訪，經過七個月，凝聚了真正的友好關係；直到如今，兩個教會仍維持每月一次的對話。普金斯指出，這類努力應當在不同族裔的教會中普及化，使得教會之間的友誼成為社會穩定的正能量。

幾年前，他和同工們在南加州建立了莫拉維亞相交教會（Fellowship Monrovia Church），是以福音為中心，以非宗派、多族裔、多世代為目標的教會。在成立之初，他們安排了三個階段的聚會。首先是痛悔：為這個國家族裔的鴻溝悲哀、認罪；其次，用兩個月教導會眾，如何使用合宜的詞彙與作法，和會友、家人、鄰舍相互對話；第三，培養信徒領袖來繼續引導這類對話，帶他們去參觀民權運動的足跡，並用一年來教導聖經與歷史中的和好見證。他們希望訓練會眾主動來改變環境，而不是被動回應。

經過許多人的努力，現今多族裔的教會已經陸續出現；甚至好些教會在開拓之時，就以跨族裔為

若要達到各個族群在靈裡合一，沒有其他途徑，唯有透過禱告。
There is no other way, except through prayer, that can bring all races united in the Spirit.

目標。這是可喜的現象。

迫切為在愛中合一禱告

耶穌為我們釘十字架之前，作過一次很重要的禱告，記載在約翰福音17章。其中最後一段，主耶穌陳明：祂到世上來的目的，就是要讓全世界神的兒女明白神的愛，並在愛裡合而為一。普金斯承認，他經過許多年才明白：教會的合一是那樣至關緊要！普世教會——無論何種膚色、族群的信徒——必須合而為一，才能彰顯神的豐盛，向世界表明基督的形像。

若要達到各個族群在靈裡合一，沒有其他途徑，唯有透過禱告。而為教會合一的禱告，是神最樂意垂聽的祈求。普金斯舉了一個見證為例。有一次在南卡州的哥倫比亞，有一場為合一而辦的禱告特會，有兩萬五千人參加；但聚會正進行時，卻遇到暴風來襲。起初，眾人的禱告似乎都沒什麼作用，暴雨的雲層不斷逼進。但一位琳達姊妹卻堅定不移地繼續祈求，結果全體會眾見證奇蹟：大雨在靠近會場時一分为二，繞過會場後又合在一起。

普金斯知道，美國社會的種族傷痕極大極深，很不容易修復，需要許多人在靈魂深處悔改，並訴諸實際的行動。他呼籲：美國的教會要一起舉哀，承認我們當中發生了非常可怕的事，讓神大為傷心。神把世界各族的人帶到這個新大陸，又讓美國建國，在獨立宣言中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但是在美國歷史裡，種族歧視的問題卻如影隨形。

美國的教會已經把主耶穌為合一的禱告棄置一旁！所有的信徒都要認清這一點，而且一起痛悔。挖出埋在歷史裡的傷口，是很痛的。在個人主義的西方，教會更不習慣一起悲哀，共擔傷痛。但盧雲（Henri J. M. Nouwen）說得好：「我們個人生命中的傷痛，單獨面對時難以承受，但是在團契生活與相互照應的團體中，它們卻會變成療癒之源。」透過互相瞭解、彼此相愛、並肩服事、一同敬拜，我們必定能真正認識神的豐富。

美國在歷史上經歷過三次屬靈大復興，每一次都讓人脫離自滿，和形式主義，真心歸向神。第二次大復興中，神興起許多人反對奴隸制，最終導致它的廢棄。在當今美國社會又陷入混亂之際，正是我們應當熱切向神禱告祈求復興的時刻。

普金斯提醒眾人：六十年代爭取民權的黑人與白人，願意冒著被監禁、私刑、毆打的危險，甚至

擺上性命，來結束隔離的惡法。今天我們同樣需要擺上性命的決心，來帶動教會的合一，才可能在天上彰顯神的國。

他最後在書中說：「我所說的一切話，都是因為我對教會——基督的新婦——有著深摯的愛；也是因為我對每個人——擁有神形像的人——有著深摯的愛。」「只要看看現今的時局，就知道教會能糾錯的時間不多了。我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讓世人看到教會合一的面貌了。」



對北美華人教會的啟發

在北美的華人教會約有1200間。面對近日的社會動亂，華人教會是否只視之為非裔與白人的事，而置身度外？在這個多族裔的國家，華人教會當如何在社區中作光作鹽，才能滿足神的心意？

2020年6月，西雅圖的抗議者在市區把「國會山」一帶圍起來，設作自治區。一位住在該市的年長弟兄說：「我想搬回台灣去，這裡太亂了。」8月初，美國FBI警告華人社區，可能會出現暴動，因為美國有六十萬無業流民，最近監獄又釋放很多罪犯，他們會出來生事，向華人下手（責怪新冠病毒是出於中國）。有位姊妹擔心地問牧師：「美國今年大選之後，會不會出現內戰？」

二戰後移居到北美的華人，或是為了躲避亞洲的戰亂，或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沒有想到如今美國竟也出現難測的前景。一般人想要逃避的心態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華人教會是神所揀選的子民，是屬祂的國度，在面對挑戰時，理當彰顯神的同在、大能與榮耀。此時此刻，教會豈不應該加倍儆醒禱告，切切尋求神加添能力，讓我們能演出祂所賦與的時代角色？

但願普金斯對於耶穌之愛的領會，對教會合一作見證的異象，對我們有美好的啟發，激勵我們手牽手，一起勝過動亂與恐懼，在愛中奮進！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聖餐在互聯網施行的探討

柯理

新冠狀病毒肆虐全球，很多教會改為網絡聚會。在互聯網中敬拜、講道、小組，都還容易推行，但施行聖禮就比較困難。

聖餐禮對於不同宗派有著不同的神學意義，具體的施行方法也大不相同。本文的探討主要針對改革宗長老會，同時也綜觀其他宗派的觀點。

何為聖餐禮

1. 何為聖禮

加爾文認為，聖禮是一種象徵。簡言之，聖禮是神對我們恩典的見證；神藉外在的象徵及我們對祂敬虔的見證，確認這恩典。加爾文又強調：聖禮包含“道”和“外在的標記”。

聖禮是上帝親自設立的，是我們得恩典的途徑，為的是讓我們能夠持守敬虔、確認恩典，與福音成為一體。因此，聖禮不僅是禮儀，也是神的工作，使我們能得著恩典、活出恩典。

2. 聖餐的定義

聖餐禮是聖禮之一。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如此寫：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以祂的血與身體設立了聖餐，成為聖餐禮，應當在教會中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為要紀念祂的受死，保證真信徒在其中應得的福分和益處……。

新約聖經提到與聖餐有關的詞是“感恩禮”和“主餐”。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曾提到“主餐”（11:20, 23），專門指耶穌釘十字架之前在逾越節設立的晚餐。“感恩禮”英文Eucharist，是從希臘文εὐχαριστεῖν而來，意為“感謝”。高禮儀教會多採用這一詞。感恩禮表示共同感恩，藉著餅與酒與主一同領受。

3. 聖餐禮的目的

加爾文在《聖餐短論》裡寫道：聖餐的設立，是為要在我們心裡印證上帝福音的應許。主接納我們成為祂的家人，使我們能夠分享主的身體和寶血，並得到屬靈的滋養，讓神的道在我們心中產生果效。神藉著真道堅定我們，使我們脫離生命中的

疑慮，並且俯就我們，幫助我們了解屬於神的事情。此外，是要操練我們記念主的死，讓我們可以因著聖餐記念主，盼望主的再來，而頌贊神。最後，我們可以在聖餐裡互相聯合、彼此相愛，並活出主的應許。

各種聖餐傳統

聖餐觀成為宗教改革時期爭辯的主戰場之一。抗議宗的神學家都希望能走出天主教的神學和禮儀上的束縛，調和極端與差異，形成合乎聖經的聖餐觀點。然而在爭執之中，不同的宗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聖餐觀，影響聖餐禮儀的執行，直到今日。

（一）加爾文聖餐神學

1. 在聖靈裡面

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裡面寫道：人被死亡圍困，需要神的幫助才能夠與祂交通，神就差遣聖靈，幫助人在神裡面，與祂有分。聖靈隱秘的大能超過我們所思所想，聖靈的工作可以使空間上分離的東西真正聯合在一起，可以讓基督的身體進到我們裡面。基督在聖餐中會彰顯聖靈的大能，……唯有信徒才能從中得到益處，因為要以信心和感恩的心才能接受神的恩典。

2. 靠信心領受主的福分

有人認為，吃基督的肉喝祂的血，只不過表示相信基督；但是加爾文認為，真正領受基督才能使人重生，而約翰福音6:26將這種領受以“吃”與“喝”來形容，免得人誤解，以為可以通過知識來領受基督。加爾文認為，只有靈魂真正領受基督，才能靠著基督得到生命的滋養。

奧古斯丁同樣認為，領受聖餐時，“吃”是出於信心，並不是出於嘴巴。斯克索斯托認為，基督不但藉著信心使我們成為祂的身體，信心本身也使我們成為祂的身體，極大的益處唯獨來自信心。

3. 謙卑和愛心奉獻給神

加爾文認為，愛心是必須的，然而主並不要求我們完全。神賞賜我們生命，所以我們要心存謙卑來

在疫情期間，當教會無法正常聚集的時候，許多教會就把聖餐視為可以放一放的事情，忽視了聖餐對信徒屬靈生命的重要性。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when churches could not gather normally, many might put the Holy Communion aside, neglecting its importance in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believers.

到祂面前，並且渴慕主，在聖餐中與主相連。神要我們看重愛，不僅愛祂，還要愛我們身邊的肢體；將愛作為祭物獻上，可以讓神的愛在我們裡面越發加增。

4. 小結

加爾文的聖餐神學焦點在於人的改變，而不在於物的改變。對於基督的臨在，我們只需要去經驗它，而不是去解釋它。對於聖餐的外表儀式，加爾文並不在意，這些都被加爾文成為“無關緊要”。是彼此分吃還是個人分吃，餅是有酵還是無酵，這些細節都可以由教會決定。領受聖餐最重要的，是聖靈在人生命中信心的工作；而在靈裡的“合一領受”，也十分重要。

(二) 不同宗派的聖餐傳統

1. 慈運理的聖餐觀

慈運理認為，聖餐中只有餅和杯，而餅和杯只具象徵意義；吃餅喝杯是通過象徵體會靈性的經驗，並體驗團契的連結。他認為，聖餐的意義僅為記念而已，人們領受聖餐並沒有更多屬靈經驗上的體驗。

2. 羅馬天主教的聖餐觀

天主教將聖餐理解成為獻祭。聖餐中的餅和杯，在祝聖之後餅變成主的身體，杯變成主的血；聖餐便是獻上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這觀點被稱為“變質說”。天主教視聖餐為神聖，與慈運理的觀點形成強烈的對比。

3. 路德的聖餐觀

路德的聖餐觀認為，在聖餐中，餅和主的身體、杯和主的血是並存的；基督的身體和寶血在聖禮的時候臨在餅和杯之中。聖禮進行時，聖餐有屬靈的功效；聖禮結束後，餅和杯即和普通的餅杯沒有兩樣。這是在慈運理與天主教之間的一種折中解釋。

4. 小結

路德的同質說和天主教的變質說，將聖餐理解成為主的聖體和寶血；因而聖禮本身在聖餐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聖餐經過祝謝後，成為主的身體和寶血，所以對於路德宗和天主教來說，互聯網聖餐是難以接受的。

慈運理認為聖餐只是象徵；加爾文更多認為人需要在聖靈裡有感動，這樣的思想趨於“聖靈提升臨在說”。所以，對於加爾文和慈運理的神學而言，互聯網聖餐就有可能施行。

大部分華人教會的聖餐禮有淡化禮儀的傾向。浸信會和大多數福音派教會的聖餐觀只是強調記念主，並不強調團契和聖靈的工作。這樣的教會雖然仍

維持領聖餐的習慣，但常忘了背後真正的神學意涵，和神在聖餐中所設立豐富的屬靈祝福。

在疫情期間，當教會無法正常聚集的時候，許多教會就把聖餐視為可以放一放的事情，忽視了聖餐對信徒屬靈生命的重要性。這其實顯示了我們對聖餐的認識和重視不足。其實，在無法正常聚會的情形下，肢體在家中會更加軟弱，聖餐顯得尤為重要。



各種聖餐傳統

以下筆者針對哥林多前書11章的聖餐記載作分析。如果把這段經文與三卷符類福音書關於聖餐的記錄做比較，可以看到，保羅和路加在表達形式上相似，而與馬可和馬太的表述有較多差異。不少學者認為，哥林多前書所記載聖餐的設立，早於符類福音書。

以下經文釋義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主餐的設立（11：23-26），第二部分探討領受聖餐的方式（11：27-34）。

(一) 主餐的設立

1. 神設立的聖禮，表明主的恩典

林前11：23 我當日傳(παράδομι)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παράδομι)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呂振中譯本翻譯為：我當日從主領受，又傳給你們的，是主耶穌在被送官的那一夜，拿著餅。

保羅強調領受和傳，說明這不是他個人的看法，也不是單獨只為哥林多教會設立的，而是主親自所設立、所傳的，是初期教會都要遵循的信仰傳統。這樣的表達在15：3也提及過。其次，希臘文“傳”為“παράδομι”，與“賣”為同一個動詞，似乎有一語雙關的意思，強調十字架的信息乃是主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

從中可以看出，聖餐禮設立的嚴肅性，以及聖餐是主親自設立並要求教會遵循的信仰傳統。同時，

所以此處“記念”不應當單純理解為懷念往事，而是一種有上帝參與的行動；並非是知性和頭腦上的記念，而是經驗上的記念。Here, “remembrance”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recollection of the past, but an action that God participates in. It is not intellectual, but experiential.

聖餐表明主的受死；我們在聖餐中所領受的不僅是事物，而是主的恩典。

2. 神親自參與的記念

林前11:24-25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捨”有古卷作“擘開”）。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保羅在這裡的敘述與路加福音的記載很相似，兩次強調“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這裡引出了一個問題：聖餐的設立的意義是否就是為了“記念”？怎樣理解“記念αναμνησις”的意義？

希伯來書10:3節將“αναμνησις”譯為“想起”，指記憶的啟動。在巴勒斯坦地區，αναμνησις一般用來作指神的介入。所以此處“記念”不應當單純理解為懷念往事，而是一種有上帝參與的行動；並非是知性和頭腦上的記念，而是經驗上的記念——否則我們不用遵行這個聖禮，也能回憶主的恩情。

3. 宣揚主的死

林前11:26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這裡的“表明καταγγελλω”應譯為“宣告”。這個動詞的受詞常指耶穌（道）；可見，保羅認為聖餐設立的目的，是傳揚基督救贖之死。我們每次進行聖餐，便是宣揚主的死，並表明自己因為主的死而進入新約之中，因此要放下老我，效仿主耶穌基督將神的愛活出來。信徒共同領受主餐，也應該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出生命的改變。

（二）領受聖餐的方式

1. 聖餐的嚴肅性

林前11:27-28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不按理αναξιως”是副詞，表示不合適、不相稱的態度；指沒有以恭敬嚴肅的態度去進行聖餐。“干犯ενοχος”譯為有罪的。保羅將“干犯”與“不按理”放在一起，表明“干犯”的行動是有罪的。由此可見聖餐的嚴肅性，不可以隨意對待。

什麼是“干犯ενοχος”？從上下文來看，哥林多教會信徒聚集吃主餐時，互不相顧，不僅分門結黨，而且盡情大吃大喝。這種行徑和當時廟宇的習俗很相像。保羅在這裡不僅斥責他們只顧宴樂，不顧肢體，也含有責備他們“拜偶像”的意思。

聖餐不是隨意的，更不是宴樂，而是嚴肅的，所以人應當自己省察，包括反省自己的心思意念、外在的行動並與肢體的關係。

2. 聖餐的合一性

林前11:29 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分辨διακρινω”與“省察(διακρινομεν)”是同一個動詞，所以29節的意思與28節意思相仿。29節中“主的身體”應該是指教會合一的身體，這強調了聖餐的合一性，人若沒有一顆與其他肢體合一的心，便是有罪的。聖餐不僅宣揚上帝的救贖，也注重參與者的屬靈情況。教會不僅要有外在的合一，更需有內在的合一，就是屬靈層面的合一。

3. 混亂聖餐的後果

林前11:30-32 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我們受審的時候，乃是被主懲治，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

本段講混亂聖餐的後果。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他們當中有些人身體軟弱、患病，甚至有些人死了。發生這些事情，是因為他們胡亂領受聖餐。32節所言被主“審判κρινω”，是指主在現世對混亂聖餐之人的懲罰。

4. 彼此等待，分享愛宴

林前11:33-34 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聚會吃的時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飢餓，可以在家裡先吃，免得你們聚會，自己取罪。其餘的事，我來的時候再安排。

本段兩次提到“聚會συνερχομαι”，可見保羅重視信徒的聚集。保羅希望信徒對愛宴心存感恩，且要彼此等待，如同與基督一同分享愛的筵席。這提醒我們，聖餐的設立也是要我們彼此相愛，互相建立，在神的愛中彼此團契相交。

（三）小結

從以上的經文釋義可見，聖餐是神所設立、並有神親自參與的聖禮。聖餐本身是為了記念主，同時又是主的恩典，弟兄姐妹可以在聖餐中領受主恩典的滋養。聖餐是嚴肅的，所以每個信徒都應當合理領受聖餐，若不如此行，就是犯罪得罪神。換言之，在領聖餐時，應當存彼此相愛的心，省察自己的罪，並將神的榮耀活出來。

疫情之下，分散開來領聖餐，是否符合聖餐的“合一性”？網絡聖餐是否會有損聖餐的“嚴肅性”？如果信徒在家中與家人一起用網絡領聖餐，或

從改革宗的角度可以看出，就神學而言，在互聯網上施行聖餐並沒有很大攔阻。最大的問題，可能在於教會的傳統與實踐。 From a reformed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holding the Communion over the Internet does not have much hurdle. Most of the problems are related to church traditions and practices.



許還有彼此監督的作用，但若獨自一人面對網絡，是否會失去敬畏之心，無法進入到深入的“省察”之中？這些在牧養實踐中都成了具體的問題。

禮儀與具體實踐

從改革宗的角度可以看出，就神學而言，在互聯網上施行聖餐並沒有很大攔阻。最大的問題，可能在於教會的傳統與實踐。聖餐禮如何在互聯網上施行？教會如何分派餅與杯？牧師長老如何施行省察會友的工作？

（一）改革宗教會聖餐禮儀

聖餐禮具有神聖性和嚴肅性，不可隨意對待，即使在網上施行，也應該尊重傳統的禮儀流程，並針對當下環境，合理、合情的施行。

加爾文認為，正確的聖餐流程應該以公禱開始，接著為證道、誦讀聖餐經文、重申神給我們應許、帶領省察、警告禁止領餐的人、唱詩、誦讀經文、擘餅、分餐，最後是牧師勸勉大家彼此相愛，見證信仰。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所寫的聖餐流程為：

（1）要宣講設立聖餐時說的話，（2）要禱告，（3）要祝福餅杯，使它們分別為聖，（4）要拿起餅來、擘開，（5）要拿起杯來，（6）分給領餐教友，（7）但不可分給未出席者。

筆者所在的改革宗長老教會，聖餐禮流程如下：牧師宣讀耶穌對百姓的恩典（太11:28），牧師宣讀耶穌設立聖餐的經文（林前11:23-26），聖餐證道，帶領會眾省察禱告，將餅和酒祝謝並感謝上帝，求神差遣聖靈作分別為聖之工，牧師、長老一起掰餅分酒，最後由牧師帶領感謝讚美。

（二）互聯網聖餐禮儀

改革宗教會的聖餐禮大致相似，包括禱告、證道、省察、祝謝、擘餅、分餐，感謝等環節。其中省察、祝謝、分餐環節，在網絡上的執行較為困難。

關於省察，筆者認為獨自省察可能會缺失一些敬畏之心。在教會裡面，牧師和長老可以及時發現信徒情況並加以勸導。在網上進行聖餐，筆者建議教牧同工可以提前提醒信徒省察，為聖餐預備心靈，並給予信徒具體省察方式，制定領受聖餐的規範手冊，提醒信徒要為聖餐做預備。

至於祝謝，牧師並非具超能力。現今人人皆祭司，我們要相

信主基督在主餐中給我們的恩惠和祝福，會眾可以通過互聯網，在牧師的代理之下一同祝謝，懇求聖靈在我們身上工作。在家中，可以讓屬靈長輩在牧師的帶領下將聖餐祝謝，並一起分餅和杯。倘若獨自在家，就需要在牧師的帶領下，自己為杯和餅祝謝。

關於分餅和杯，可以有兩種解決方法。第一種是教會統一製作聖餐餅杯，提前分發給會眾，並在聖餐禮直播的時候，在牧師的帶領下領受餅杯。第二種則是教會給予指導，信徒自己製作餅杯，聖餐直播時候一起領受。

聖餐的領受最好是在統一的時間點，並由牧師帶領，會眾在家同時領受，利用互聯網最大化的讓信徒感受到“合一領受”的感覺。在分餅和杯的過程中，教會要提醒會眾不能隨意，要禱告省察，按理領受神的祝福。

總結

聖餐是上帝傾福的恩典渠道。我們需要重新認識聖餐真正的屬靈含義，重視聖餐在屬靈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可只將它當成記念性的禮儀，或聚會的附屬節目。網絡聖餐的施行，不僅是神學問題，而是在疫情期間的教會牧養問題。

聖餐是神對軟弱信徒的祝福和滋養。國內教會過去常有“重洗禮、輕聖餐”的現象，如今漫長的疫情，使我們開始注重聖餐在信仰生活中的重要性。教會不要只是為了維持傳統而守聖餐，更要明白聖餐對信徒的意義與對強化靈性的功效。

互聯網聖餐能否施行，不是“是與否”的簡單定論，也不只是神學概念的爭辯，而是關乎教會實際情況的問題。所以每個教會需要按照各自的情況自行把控；然而牧區需要讓每個堂會明白神學原則，鼓勵堂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開展聖餐事工。

會眾的省察應當不僅在聖餐禮中，更是要在生活中。這一點提醒教會，聖禮和教會牧養有不可分割

論改革宗神學的 兼容主義 (下)

曾劭愷

2. 荷蘭改革宗的兩個世界思維

許多保守的荷蘭改革宗信徒，以及在美國的荷蘭保守改革宗後裔，也體現出這種「兩個世界」思維。稍早提到的「兩個巴文克」立論，恰恰體現出這種「雅典與耶路撒冷」的態度。

在此必須澄清，首先提出這立論的學者維恩霍夫 (Jan Veenhof) 教授，自己乃堅決反對所謂「恩典與自然的二元論」。他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繼承了柏寇韋 (G. C. Berkouwer) 的教義神學教席，並忠實地跟隨凱波爾 (Abraham Kuyper) 及巴文克的終末觀：基督再臨時，會用恩典徹底救贖整個自然界。

然而，維恩霍夫教授在「正統巴文克」與「現代巴文克」之間所設定的對立，卻似乎隱然反映出他那一代保守荷蘭改革宗的「兩個世界」思維。

那個年代，就連打著「凱波爾主義」的旗幟強調「世界觀」、「文化使命」的保守改革宗人士，實際上都會帶著「耶路撒冷與雅典有何相干」的角度看待信仰與文化。而今天又何嘗沒有這樣的「凱旋凱波爾主義」 (triumphalist Kuyperianism)。

這種改革宗內部的屬靈分離主義，可以追溯回凱波爾及巴文克的時代。而新加爾文主義正是以古典改革宗的精神，力抗這種分離主義。

凱波爾與巴文克的相同立場

1892年，荷蘭新加爾文主義宗師凱波爾所創辦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與巴文克其時執掌教義學教席的坎彭 (Kampen) 神學院接洽，討論合併的可能。主導坎彭的保守主義者採取一種好戰的分離主義，認為大學的學術神學在行政上應該附屬於教

會。但凱波爾在「範域主權」 (sphere sovereignty) 的框架下認為，各從其類而受造的各範域只有一個共同的主，就是基督，而在基督絕對主權之下，任何範域皆不得侵犯其它範域相對於彼此的主權。換言之，神學及教會的範域必須尊重學術範域的自主性，不得干涉。



Abraham Kuyper

會。由於阿姆斯特丹與坎彭無法達到共識，兩個學校合併的計劃只得告終。


巴文克曾嘗試彌合雙方的差異。他主張，大學內的學術神學應該受到教會信仰告白的規範，但由於大學的神學屬乎學術範域，因此大學的神學系不應該像宗派神學院那樣，在行政上受到教會的管轄。總體而言，巴文克較為傾向於凱波爾的立場，而凱波爾也會贊同巴文克的想法。

抗衡極端分離主義

巴文克對於坎彭神學教育路線的擔憂，在1880年1月的一封信中已然透露 (他1878年7月才剛獲得博士學位)。在這封信中，他對一位好友表示，坎彭神學院的神學「始終無法具有純粹的學術性 (zuiver wetenschappelijk)」，因為那所神學院「

的關係。教牧同工有責任利用網絡進行關懷牧養，不能因為沒有聚集就疏忽了彼此的聯結，反而要加強網絡小組、網絡探訪、網絡禱告會等的建立，積極利用網絡牧養信徒。

據筆者瞭解，許多教會都支持以網絡施行聖餐；筆者個人也贊同。但是條件允許下，我們還是要

極力促成實體的聚會。同時，教會需要正視互聯網的作用，尋求實體與線上的融合。在神學原則的指導下，網絡事工應該可以納入到教會架構中，形成“虛與實”結合的教會體系。 

作者在中國進修神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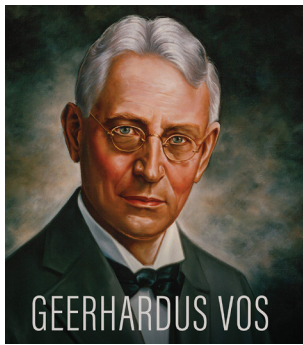
這種勢不兩立的敵我意識，並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改革宗神學家所體現的精神。
The attitude of sharply distinguishing friend and foe was not found in the greatest reformed theologians in history.

在財務及精神上皆由教區所支持」，並「在每個層面上」皆「依賴」教會的支持。¹⁸ 巴文克主張，學術神學必須具備對世界的知識體系，而這種世界觀的神學只能在大學的處境下，不受教會意識型態管轄時，才有可能發展。

有趣的是，雖然巴文克認同凱波爾的立場，卻數次拒絕了凱波爾及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邀約。一直到1902年，巴文克才終於轉赴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執掌神學教席。

巴文克數次拒絕凱波爾的邀請，當然出於多重考量，但根據近期的研究，從巴文克寫給霍志恆（Geerhardus Vos）的一封信中發現重要線索。這封私信在巴文克轉赴阿姆斯特丹任職時被公開，使得阿姆斯特丹及坎彭之間硝煙再起。¹⁹ 巴文克加入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後，引述這封信的內容，告訴他的同事，霍志恆早已預料到巴文克將坎彭神學院棄置於「極端分離主義者」手中的後果。²⁰

寫信之時，霍志恆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



他以母語荷蘭文寫信給巴文克：「若您在坎彭的位置由某一位持極端分裂主義思想的人接替，難道這不是一個不幸嗎？我上週讀到了您的同事林德博姆（Lindeboom）的言論，對此我感到十分難過，並對自己說：如果

坎彭神學院的教育完全以此種精神開展，荷蘭地區改革宗教會的學術（scientific）前景堪憂。在我看來，您的工作是唯一抗衡這一趨勢的力量。」²¹

這封信的內容，一方面讓人明白了巴文克留在坎彭的動機，另一方面也讓人不禁連想到霍志恆的決定：在普林斯頓神學院董事會改組後，梅欽（J. G. Machen）、威爾遜（Robert Dick Wilson）等教授出走，共同創辦威敏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而他並未追隨。

霍志恆、巴文克、凱波爾的精神，是一種「入世而不屬世」的堅強信念，寧可留守世界邊緣，也不願離世另建地上天國。他們的神學思想是面向世界的，不是特土良的那種分離主義。這便解釋，為何荷蘭保守學界近幾十年來始終無法理解巴文克使用德意志觀念論術語的苦心。

對立場相左學者的批判與讚譽

相信多數讀者都會同意，特土良那種雅典與耶

路撒冷的對立二分，並不符合聖經的教導。在諸多神學流派當中，改革宗神學尤其強調基督教的「入世」精神。然而，許多保守改革宗人士（包括不少知名學者），卻往往容易陷入簡單粗暴的敵我二分思維。

笛卡爾、洛克、康德、黑格爾、士萊馬赫等人，在許多保守改革宗作者筆下被描繪為洪水猛獸，似乎他們是敵基督在現代哲學中的化身；休謨、伏爾泰就更不用說了。然而，這種勢不兩立的敵我意識，並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改革宗神學家所體現的精神。

凱波爾對於康德及士萊馬赫的評論，是典型的範例。在嚴厲批判這兩位現代思想家的哲學之後，凱波爾在總結中開門見山表達由衷的讚譽：

在康德之前，神學就像任何其它學科一樣，對於自身的清晰意識尚未覺醒，更遑論界定神學在學術有機體內的清晰定位。不論康德及他那時代的人以及他的跟隨者如何意圖傷害基督教，他們仍配得讚譽，因為是他們所散發出的動力，使得神學能夠更加充份地審視它自身所面對最深層的難題。²²

緊接著，凱波爾對在康德之後的士萊馬赫也提出了正面評價，欣賞他試圖維護神學之學術地位的努力：

士萊馬赫無疑為神學的復興造成了最具份量的影響……。不論他如何在多處失腳，不論他如何危險的方式將自己從客觀啓示剪除，士萊馬赫卻仍然是史上首位嚴格高等學科意義上的神學家，因為他是第一位將神學當做整體來研究，並在學術有機體內界定神學定位的神學家。²³

儘管凱波爾認為士萊馬赫致終未能貫徹他的用意，凱波爾仍提出，

事實不曾改變：士萊馬赫將神學歸還於她自身，將她提昇出遭貶的地位，賦予她新的勇氣與自信，而在這形式的意義上，就連認信神學……都是因為他，才能跟整個神學學科一同享有現今的高等地位——就連羅馬天主教也多次多方對士萊馬赫的功勞表示感謝。²⁴

十九世紀舊普林斯頓學派巨擘賀智（Charles Hodge）也從未在自由派神學家身上貼上「不信派」的標籤。反之，在批判自由派鼻祖士萊馬赫之前，賀智表達了十足的敬意，肯定他是真正敬畏上帝的信徒。賀智憶及自己在柏林時如何目睹這位亡友生前所體現的敬虔生活（請不要拿士萊馬赫早年

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宗神學家，……對世上哲學家的智慧既有批判又不失友善。
The greatest reformed theologians in history . . . were critical yet amicable towards secular philosophers.



Charles Hodge

較為不羈的性生活來指控他：他思想成熟以後，在道德思想及行為上皆十分保守），寫下這一段話：「我們怎能懷疑他現在正在歌唱（他生前最愛的讚美詩）？聖約翰向我們保證，任何認基督為上帝的人，基督都是他的救主。」²⁵

賀智批判士萊馬赫的基督論為泛神論（「上帝與人之間本質一體性的預設」）時，首先提出了關於士萊馬赫「的（思想）先驅及（文化）處境三點必要的考量，以對此人或他的體系提出當得的肯定」。²⁶ 這包括友善地理解士萊馬赫所處的學術文化，以及他如何不遺餘力抵抗理性主義對基督教的攻擊，儘管他最終未能成功。²⁷ 更重要的是，賀智肯定「士萊馬赫終其一生……持守了他對基督的敬畏」，而「他的哲學、他的歷史批判、他的一切，他都願意降伏於那偉大的初衷，就是對自己守護他那寶貴的敬畏與珍愛的對象。」²⁸

歷史上原汁原味的改革宗神學，並非好鬥、狹隘、單以立場區分敵我的分離主義。反之，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宗神學家，皆具備海納百川的兼容精神，以正統的認信為主體，將各門各派基督教及非基督教思想的洞見納入自身的體系，更不吝對立場相左的思想家表達肯定、讚賞。

前人諸多的榜樣

加爾文駁斥天特會議的稱義論時，多次以「阿們」一詞指出改革宗與天主教之間的共通點。²⁹ 讀過《基督教要義》的讀者，又有幾個能忘記加爾文在駁斥歐西安德（Osiander）的冗長篇幅中，如何肯定了這位異端神學家的許多洞見？加爾文及十七世紀改革宗正統又是如何在拒斥亞里斯多德形而上學的基本預設時，大量使用亞里斯多德邏輯學及形而上學的術語？


荷蘭十七世紀改革宗神學家弗修斯（Gisbertus Voetius）與笛卡爾的著名論戰，體現改革宗神學與世俗哲學對話的精神；威特修斯（Herman Witsius）更洞悉到笛卡爾哲學中的奧古斯丁思想，因而以更正面的方式，採用笛卡爾的洞見。

廣受華人信徒歡迎的十八世紀神學家愛德華茲不但大量使用哲學家洛克的術語及思想，也熟讀霍布斯（Thomas Hobbes）、牛頓、愛迪遜（Joseph Addison）、巴特勒（Joseph Butler）、休謨，以及許許多多哲學家、文學家、詩人、思想家的作品。

這些古典改革宗神學家並未妥協凱波爾後來所提出重生與未重生、信與不信之間的「對立」（antithesis：有時譯為「對偶」較為恰當）原則。然而他們就像凱波爾、巴文克、賀智那樣，以友善的詮釋為批判的前提，更不會因人廢言。他們的兼容精神，體現了改革宗神學所教導的「普遍恩典」與救恩論。³⁰

福音與哲人智慧

改革宗神學（信義宗神學、福音派主流亦然）不相信「老我」在今生能夠完全被治死：加爾文對「成聖」的定義就是在今生不斷「治死老我」，並「藉著悔改，每日得到更新」。保羅筆下「我亦非我」（I but not I）（加拉太書2:20）的辯證，令路德、加爾文以降的新教神學堅持，在成聖的過程中，得救的對象並非遭到毀滅，而是得著更新。這救恩論意味，耶穌基督的福音與世上哲人的智慧，並非屬乎兩個互不相干的領域（如同特士良所想像的那般）。反之，二者屬於同一個世界——「這是天父世界」！——而基督現在將福音真理託付於教會，乃是要我們「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哥林多後書10:5）。

在這過程中，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宗神學家，諸如加爾文、歐文（John Owen）、弗修斯、愛德華茲、賀智、凱波爾、巴文克等，對世上哲學家的智慧既有批判又不失友善，目的是將其精采的洞見抽離出不合聖經的預設體系，兼容並蓄地納入他們自己的神學體系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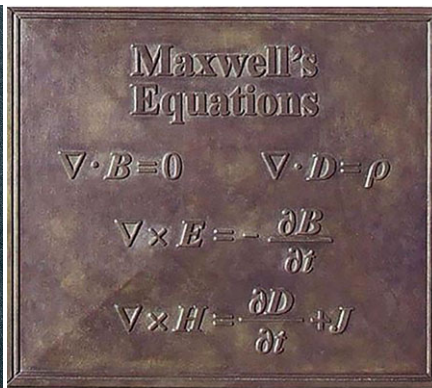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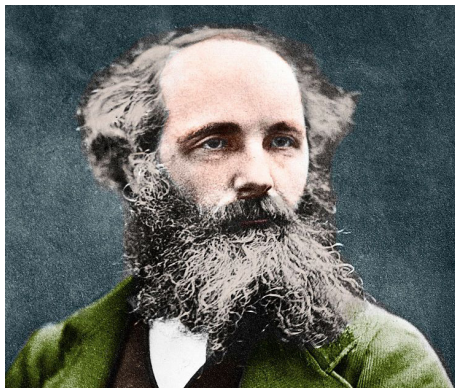
作者在中國的大學任教

註： 18. “Bavinck aan Snouck Hurgronjje, Kampen, 6 januari 1880,” in *Een Leidse Vriendschap: De briefwisseling tussen Herman Bavinck en 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je 1875-1921*, ed. J. de Bruijn and G. Harinck (Baarn: Ten Have, 1999), 63. Translation mine. Ximian Xu is credited here for pointing me to the material. 19. Wim Berkelaar and George Harinck, *Domineesfabriek: Geschiedenis van de Theologische Universiteit Kampen* (Amsterdam: Prometheus, 2018), 112. 20. 同上。 21. 同上，頁112-113。徐西面翻譯。 22. Abraham Kuyper, *Encyclopedia of Sacred Theology: Its Principles* (New York: Scribner's, 1898), 675. 23. Ibid. 24. Ibid., 676. 25. Charles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 volume 2*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9), 440. 26. Ibid. 27. Ibid., 440-41. 28. Ibid. 29. John Calvin, *Antidote to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1547), Canons 1, 2, 3, 8, 19, 22, etc.*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the-highway.com/antidote_Calvin.html. See Canons 30. 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1), 133.

要有光：麥克斯韋的信仰與人生

基甸

麥克斯韋（James C. Maxwell 1831-1879）是出生於蘇格蘭愛丁堡的偉大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他對科學最大、也最為人所知的貢獻，是將電、磁、光統歸為電磁場中現象的麥克斯韋方程組——被譽為物理學歷史上最偉大、最優美的數學公式的一組方程。



令人驚嘆的科研成就

其實，麥克斯韋在科學上的建樹範圍頗廣。他在偏振光、光彈性、分子運動等方面都有優異的研究成果；他對顏色的性質和組合原理的研究為彩色照片的發明奠定了基礎；他推斷土星環是由有各自環繞土星運動軌道的大量的小顆粒構成，這一理論預測最終被20世紀80年代觀測土星的旅行者計劃驗證。

麥克斯韋是第一個把概率理論運用在氣體的性質分析中的人，也是描述一定溫度下微觀粒子的移動速度的“麥克斯韋—玻爾茲曼概率分布”的發現者。

在1864年發表的論文《電磁場的動力學理論》中，麥克斯韋提出電場和磁場以波的形式以光速在空間中傳播，並提出光是引起同種介質中電場和磁場中許多現象的電磁擾動，從理論上預測了電磁波的存在。

麥克斯韋的科學工作被公認為狹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打下了理論基礎，他因此被普遍認為是十九世紀物理學家中，對於二十世紀物理學的巨大進展影響最大的一位。

家人的美好影響

麥克斯韋的母親特別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她發現小詹姆斯的科研潛質，就努力加以培養。可惜她在麥克斯韋8歲時就因胃癌去世。母親的早逝使得詹姆斯跟父親的關係更加親近，也令詹姆斯的性格更早成熟和有責任心。

麥克斯韋14歲時寫出第一篇論文，16歲進入愛丁堡大學研習物理和數學，18歲時向英國皇家學會提交了兩篇論文，19歲進入劍橋大學研習數學

和物理，25歲成為阿伯丁馬利歇爾學院（Marischal College）最年輕的教授，比其他所有教授至少年輕15歲。麥克斯韋具有極深的數學天賦，這對他的物理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他27歲時娶了牧師的女兒凱瑟琳為妻，凱瑟琳是一位願意捨己愛丈夫的賢妻，也喜愛科學研究，為麥克斯韋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幫助。凱瑟琳比麥克斯韋大七歲，但麥克斯韋深愛他的妻子，為凱瑟琳寫了很多情詩，他們夫婦堪稱是世人羨慕的“神雕俠侶”。

對信仰的追求

麥克斯韋從小就喜愛讀聖經、背聖經，他8歲時就能背誦詩篇第119篇的整篇（共176節經文），且能從任何詩篇的引用中說出引自詩篇何章何節。對幼年的詹姆斯來說，宗教的敬虔跟智力的操練是密不可分的。

在劍橋大學學習期間，麥克斯韋對科學研究更加熱忱，對自己在數學等方面的訓練更加認真，因為他深信科學是人了解上帝啓示的途徑。他寫信給父親說，他同意威敏斯特要理問答開宗明義所說，“人的首要目的是榮耀上帝並且永遠以他為樂”。

在他寫給好友坎佩爾（Lewis Campbell）的信中，他說，科學研究就像農夫耕地，一定要耕透、翻遍，但他相信“只有基督徒才能如此耕透神聖的土地”，因為其它宗教信仰有各樣的禁忌，但“基督教——基於聖經的宗教——是唯一能夠突破這些限制的信仰形式”。對麥克斯韋來說，基督教信仰不但不讓人盲信，而且更給科學家破除迷信的自由。

麥克斯韋對科學與信仰的關係的深刻見解，對今天的基督徒和科學工作者都有啓迪和幫助。

The profound insight of James C. Maxwel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faith still enlightens Christians and scientists today.

在劍橋的第三年，麥克斯韋因為學習和研究積勞成疾，暫時到泰勒牧師（Rev. C. B. Taylor）家寄宿養病，受到牧師夫婦悉心的照顧。麥克斯韋內心被泰勒夫婦表現出的基督徒的愛心深深感動，他也反思自己的信仰。康復、回到劍橋後，他在給泰勒夫婦的信中坦承：“我有比任何其他更邪惡的潛力……如果說我能逃脫罪惡的捆綁，那唯獨是因為上帝的恩典幫助我離棄自己……但我並不能做到完美，只能把自己交托給上帝。”其實麥克斯韋在生活中是一個對人非常友善、有愛心的人，但他對自己的罪很敏感，這讓他在上帝面前能保持謙卑。

到馬利歇爾學院任教後，麥克斯韋開始跟凱瑟琳交往，追求她。他給凱瑟琳寫的信，幾乎都會談到他們共同的基督信仰，很多時候他會分享自己在教會（麥克斯韋是蘇格蘭長老會的成員）教主日學的領受。朋友回憶說，他的情書裡面有很多他對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利比書的解經，就像一篇篇講道稿。

他和凱瑟琳的戀愛和婚姻，明顯因為他們共同的信仰得到上帝的祝福；他們在其中也真能夠“以上帝為樂”。他們夫婦身體都不太好。凱瑟琳生病的時候，麥克斯韋徹夜守在她身邊照顧她；麥克斯韋晚年生病的時候，凱瑟琳同樣對他有很多體貼的照顧。



看信仰和科學的關係

1860年，麥克斯韋被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聘為自然哲學教授。在就職儀式上，他說：宇宙中的每一種分子都不會隨著時間演化，“自然的過程沒有產生任何分子的任何性質的變化……而每個分子跟同一種分子的性質完全一樣。這說明分子有被造（manufactured）的基本屬性，不可能是自有永有的。”麥克斯韋這裡所表達的，可以說是一種特別的“智慧設計論”，儘管“分子永恆不變”的表述在今天看來可能並不準確。

他在後來的通信中解釋說，完全一樣、永恆不變的分子有一種一致性，是來自一種“一致、準確、對稱、均勻和有計劃的智慧和能力”。如果我

們記得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1859年發表的，麥氏的這番講論跟自然主義進化論的相左就更明顯了。

在倫敦，麥克斯韋對基督信仰的追求和認識進一步加深，除了他自己父輩的蘇格蘭長老會，他也受到英格蘭安甘立宗和浸信會的影響，神學思考日漸成熟。他寫信給泰勒牧師說，在倫敦他喜歡去聽一位浸信會的牧師講道，因為那位牧師“熟悉聖經，盡可能按照聖經的原意講道，並詳加解釋，使他的聽眾能理解。”

1865年麥克斯韋從國王學院退休，但其實是“退而不休”。他回到蘇格蘭老家，繼續進行物理理論的研究和科學著作的寫作，並跟開爾文勳爵等同行科學家頻繁通信。1871年，麥克斯韋在友人勸說下，接受劍橋大學卡文迪許（Cavendish）實驗室的聘請，到該實驗室擔任教授，領導實驗物理的研究。

隨著麥克斯韋在科學界的聲譽不斷提高，英格蘭的一些教會開始請他擔任科學與信仰方面的顧問，幫助解答一些這方面的問題。有一次，一位主教請教麥克斯韋創世記第一章裡太陽是在光之後被造的問題。主教問麥克斯韋，先於太陽被造的光是否就是“原初的振動”。麥克斯韋回答說，他也注意到“大多數的解經書裡都說光在太陽之前被造，跟最新的科學發現令人驚嘆地相符”，但他認為，我們需要更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

他說：“如果必須用跟1876年的科學相符來解釋聖經（1876年的科學可能跟1896年的科學都會彼此矛盾），那麼確實，把創世記第一日解釋成包羅萬象的以太，對我們是很有誘惑力的。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是聖經作者要對他那個時代的讀者傳遞的理念。如果我們把一個推測性的科學假說，跟創世記的文本綁在一起，我會感覺很糟糕……科學假說的變化速度自然比聖經解釋的變化速度快。所以，如果一種解釋是建基在科學假說上，它很可能在應該被埋葬和遺忘之後很久還被人奉為圭臬。”

麥克斯韋對科學與信仰的關係的深刻見解，對今天的基督徒和科學工作者都有啓迪和幫助，對希冀調和科學與基督教信仰的人是很好的提醒。

單純信靠的晚年

麥克斯韋的神學建基於他對聖經的尊重和領受之上。他說：“想一想上帝決意要向所有願意順服祂的公義及接受祂的恩賜之人做的事吧！上帝要將他們改變，以至他們能有祂兒子（基督）的形像。

當上帝成就這事、看到他們身上有基督的樣子時，他們就不再能被定罪了”。

麥克斯韋晚年罹患癌症，在病重當中，他給以前的同事寫信說：“我一直在想，上帝對我是多麼溫柔。我一輩子沒有遭受過什麼大的打擊。我唯一的願望是像大衛那樣，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事了我這一代的人，就睡了。”在他病中經常去探訪他的一位牧師作見證說：“他的疾病帶出他整個人的心靈：他對道成肉身及其結果、對基督救贖的完備有效和對聖靈的工作的堅定不移的信心。他探索、了解了哲學的各種路線和系統，但發現它們是虛空的，不能滿足人的心靈——用他的話說是‘沒有功效的’，於是他轉向單純地相信救主基督的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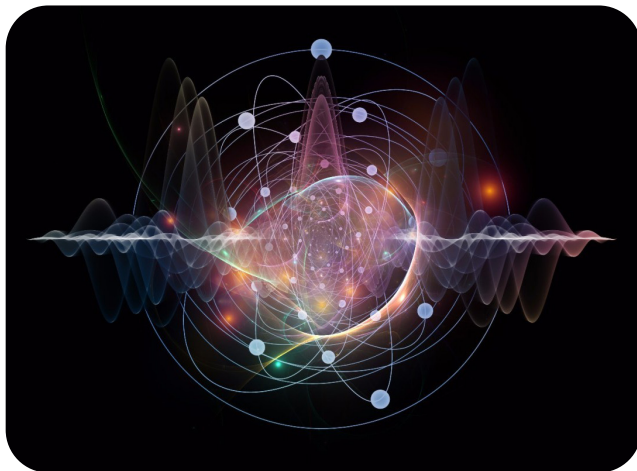
麥克斯韋確實是用科學研究服事了他那一代的人。他的信心如今仍然向我們說話。今天在我們當中如果有像他一樣蒙召用科研工作榮神益人的基督徒，那麼就讓我們像他一樣禱告吧：“全能的上帝，你按照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人，使他成為有靈的活人，好叫他追尋你，並且管理你所創造的世界。求你指教我們去探究你手所造的一切，使地球能夠為我們所用，更加強化我們事奉你的理由；好叫我們接受你有福的話語，相信你賜給我們基督，是要讓我們有得救的知識和罪得赦免的確據。以上所有禱告，都是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



作者為基督全職工人，曾任《海外校園》主編

再思科學知識的統一性

唐理明



拜讀趙剛弟兄在76期《恩福》雜誌的文章《基督教對現代科學的貢獻：世界觀預設》。閱後，感覺其中有一項不妥：“科學統一”。

趙弟兄說：“第四個預設為：創造主是獨一的上帝。他是有理性的神。因此他創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世界。換句話說，神為科學知識的統一性（簡稱“科學統一”）提供了基礎。我們所以可以談論統一的科學方法，是因為它有統一的基本預設，就是：世界各種現象背後的機制是可以統一起來來的。

趙弟兄講“科學統一”，是在《獨一的創造主》下的延伸推論。但是獨一的創造主並不能論證“必然有各種現象（指科學現象）背後的機制是可以統一起來來的”。

1. “統一”似乎是“人”的通性

人喜歡把東西歸類，以便統管，達到控制、尋找、對比和記憶之用。因而將自然界各種不同現象以一條或數條定律統一起來。

1) 如：把一群物體以其

某一屬性來統一。例如，以膚色把人種統一為白人、黃人、棕人、黑人。以性別來統一男人、女人等。比較複雜的分類法，則在各群中再用次級屬性來區分，

例如黃人中還可分華裔、日裔、韓裔等。

2) 另外一種統一方式為：以為一些物體或現象同樣受某種規律所支配。例如，牛頓三大定律把機械運動統一起來；量子力學把微觀的物理運動統一起來。人們還打算用大一統理論（Grand Unification Theory, GUT）把物理學上各種力的律統一起來。然而到現在，即使用極其高深的數學，和不同神奇學派和模型，如所謂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 TOE）等，只能是功虧一簣。

筆者認為，就因為上帝三位一體是統一的，並不意味著上帝所創造的律也必須統一起來。歷史上，伽利略和天主教會的爭執點，不是上帝有或無的問題，而是上帝所做所為是否應該在人所規定的範圍之內。伽利略以上帝的自主性（voluntarism）來抗衡天主教會經院神學（Scholasticism）以阿里斯多德邏輯學所規範的演繹。伽利略認為，上帝的作為有祂的自主性，不受人設定的框框所限制，必須用實際觀察來明白上帝在自然界

上帝所定的各種現象背後的機制，不一定會按照人的期望——可以統一起來！

The God-ordained mechanisms behind various phenomena may not align with human expectations that all are unifiable.

的作為。

趙弟兄認為“上帝所定的規律是必須統一的”，這是犯了中世紀天主教會同樣的錯誤。因為上帝所定的各種現象背後的機制，不一定會按照人的期望——可以統一起來！

著名物理學家迪拉克（Paul Dirac）認為，上帝創造的物理定律都有數學上非常的“美”。那些想以大一統的原理來統一物理各力的想法，由於極其複雜的數學，顯然已經和迪拉克的經驗原理不符！

在“科學哲學”上也有不少對科學統一的嘗試。例如，已經失敗了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和至今還很活躍的還原論（Reductionism）。請注意，以上兩個科學統一論的哲學都是以無神論為中心思想或假設。邏輯實證論現已成為歷史；筆者將在下一節中討論《還原論》在生物進化論上的關係。

2. 生物學上的統一性問題

在略述了物理方面的統一問題後，趙弟兄轉而似乎想從生物學上也找到統一性的途徑，而舉出達爾文進化論。筆者認為，達爾文進化論在科學上是錯誤的，在客觀根據上矛盾百出〔儘管被學界所硬挺〕，在神學上否定了上帝的創造。因之，達爾文進化論不但在神學上，也應該在科學上被否定。

趙弟兄所提到的，是達爾文進化論的一部分，稱之為“生物共同祖先論”（common ancestor/common descent）。不過，生物分類法並不是達爾文的創造，而是林奈氏（Carolus Linnaeus）在18世紀所創。他的目的就是想如上述第1）點：便於查找和學者互相比而建立。

他比較各種生物的〔還有非生物〕相似性，用來分門別類。就如圖書館員把各種類型的書籍分類以便上架找尋。他的雙名命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對學者交流尤為便捷。林奈氏是個有神論者，是上帝創造論者。

哪知，到了19世紀50年代，林奈氏的分類法被達爾文拿來作為他“生物共同祖先論”的根據，並稱之為達爾文的生命樹（Tree of Life）〔我稱它為進化樹〕：把生物由簡到繁安排在一棵樹上，樹根為最原始，逐漸進化向上，分叉分化為不同生物和其相關物種。

長話短說，現在由於分子生物學的發展，這棵樹已經沒有定論了。因為用不同DNA基因所構成的樹，是完全不同的。各人所構建的樹都不相同，學界莫衷一是。換句話說，按當初達爾文以林奈分類法為基礎構建的那個進化樹，已經不復存在。“生物共同祖先論”已經沒有定論！在此，又證明了當時林奈氏作生物分類時，並沒有以生物界的統一性為其思考基礎。正如圖書分類（雖有作者索引）並不是以作者來分類，而以圖書的性質為分類一樣。這樣看來，分類學主要是以相似性而不一定是以統一性為其基礎的。完全不同起源的事物仍然可以被分類！

趙弟兄所沒有提到的，還有達爾文學說的其他理論，例如：微進化，廣進化，遺傳變異，環境選擇適者生存，優選劣汰等問題。我也不在此發揮，但是我有必要提一提生物學上的統一企圖：還原論（Reductionism）。

還原論是一個哲學理念，它認為一切現象〔複雜的事物〕都可以還原到最簡單或最根本的

事物，來解釋或描述。這就是“科學上統一”的想法。例如：一棵草是由許多細胞組成的，而細胞是由許多有機分子組成的，而有機分子又是由不同的原子和碳原子組成的，那麼這棵草就可還原到原子分子和藉以互相作用的物理、化學定律來解釋，而被統一了。

因為還原論否認以物質之外的因素來解釋現象，它就和活力論（Vitalism）從19世紀一直爭論到如今！

二十世紀中葉，生物化學家發現了遺傳因子的DNA雙螺旋，還原論者歡欣鼓舞，認為終究找到了生命密碼的物質基礎。誰知，隨著研究不斷深入，人們開始問：此密碼的來源為何？還原論者想用達爾文進化論來解釋，卻發現其遠遠地不足和不能。請參閱有關智能設計論的眾多文獻書籍，可有滿意的解釋。在此推薦最近出版的*Evolution & Intelligent Design in a Nutshell*一書，其中簡明陳述了達爾文進化論的錯誤，和智能設計論的正確。

上文報告了還原論的失敗，也就是諸多科學統一論之一種的失敗。筆者認為，根據過去相同企圖的目標，無一例外都是以擺脫上帝的作為為立論基礎和目標。這是科學上的巴別塔，切忌為之！而《智能設計論》並不違背上帝按其自由意志的創造，又以生物內信息來源為統一的目標，這個理論必會得到上帝的祝福。✚

作者多年在醫學界服務，現已退休。

編按：我們曾把上文寄給趙剛弟兄，他的回應和說明不在本刊登載，請讀者見諒。

與宋尚節最接近的那天

施瑋

編按：本文摘自施瑋新作《獻祭者》的「引子」，記述她在動筆之前，2017年11月14日前往福建莆田，親訪宋尚節博士靈柩，感受他在神面前燃燒的靈。



宋尚節父親宋學連曾經傳道工作過的莆田笏石鎮坑北教會，離火車站不遠。相隔一百一十年，莆田已經難尋當年的興化的影子，然而教會仍在那裡。

教會的傳道人開車來接我，一路上他一直在介紹宋尚節的童年，我很想集中精力來聽，但卻模模糊糊地聽不進去……不知道為什麼，我雖然來到了莆田，但我知道在等我的不是童年的他，而是在生死門口的他。

坑北教會建的宋尚節紀念館，比路基低，一道斜坡向下。打開門後，裡面有點空蕩蕩的感覺，四壁掛著大幅蒙著塑料薄膜的照片和文字介紹，內容都是可以百度到的。開了燈，我有點不甘心地仔細轉了一圈，心裡毫無感動，他顯然不在這裡。

右邊牆壁的一個小書架上，有一小疊珍貴的舊書和油印小冊子，書脊破爛，蒙著灰，軟軟地靠在一起，書架其它部分全部空著。

教會的牧師向我介紹一個水泥石碑，形狀和北京香山的一

樣。不過，這一個是新的，上面的木頭十字架也是新的紅漆。石碑周圍零零落落地放了一圈塑料盆花，這些塑料花和十字架上的油漆一樣發出廉價的光澤，讓我感到一陣鬱悶甚至反胃。面對這個世代廉價的宗教感，隨便放一放的塑料花似的信仰，我最多也只能忍住反胃，速速繞開。

靈柩斗室

宋博士的靈柩還沒有下葬？我聽說在教堂裡放著？不會吧？

沒有，沒有，現在不在教會，放在墓洞裡……我帶你去看吧！

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過幾塊菜地、農田。坡頂是一塊平整的黃土地，方方正正地裸著，寸草不生，在周圍的一片綠色雜亂的小樹、灌木、野草、農作物中，顯得那麼不合群。黃土地的中間有一塊方型突起的，用石板砌的建築，像一個大盒子的頂部。

下坡後左轉就看到了一個墓道的門，完全不像我參觀過

的各種陵墓的墓道，反而像極了童年時常常鑽進去躲貓貓的防空洞。大約三四米長、一米多寬的下傾墓道，兩邊的水泥牆壁有些霉濕的綠苔，一棵從右邊墓道壁外側傾過來的樹，和一棵長得零亂的野柳，交錯著把墓道罩在蔭處，墓道上鋪滿了枯黃的斷枝和落葉，顯然不常有人來。

墓道的盡頭是一個不鏽鋼鐵門，上半截是二指寬的柵欄，中間有兩道橫杠，下半部分是密封的鋼板。門看著就是一個普通人家安的防盜門，這給了我一個錯覺，好像裡面等著我的不是一個靈柩，而是一個可以喝茶的客廳或是書房。

我幾乎忘了他已經回天家七十多年，彷彿在屋裡等我的他，仍是那個看不出年齡的，穿著白長衫，頂著一頭濃密的豎起來的黑髮，渾身發著光，眼神卻清澈如童子的男子。他的面前會有什麼呢，應該有一本厚厚的黑皮聖經。

我對這本聖經非常好奇！

我撫摸著他的靈柩，好像從天上伸手撫摸著山巒起伏的大地，撫摸著我的祖國。滾燙的眼淚無聲地湧出來……
I touched his coffin, as if a hand stretched out from heaven and gently stroke the land, my motherland. Suddenly tears flooded my eyes.

據說他曾在美國的精神病院裡，用四十種方法讀這本他唯一帶進去的書；又聞他稱聖經為“血書”，在遇船難時，只把“血書”和他的日記包好，是他寧可捨命也要保護的寶貝；曾有人推算他一生至少讀過聖經120遍……

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腳步，像是要衝過去打開那本黑皮聖經，那上面應該也布滿了他的蠅頭小字，他的筆跡我很熟悉。大量的宋尚節的日記、家書和便條的影印件電子檔都存在我的電腦中，它們來自他的外甥和耶魯大學圖書館。

近來，我只要想到這位生命短暫而熱烈如火山爆發的人，心裡就自然地升起一片超越理性言語的祈禱，這些祈禱如祭台上的煙，是上帝自己降火點燃的，我只是被這煙熏得流淚不止。

正面相遇

小心！裡面黑！

坑北教會的牧師一把拉住我，我愣了一下，見鐵門已經被打開。他幾步趕到前面，先進了門。我走到門口向裡看，門外暗淡的亮光將我的影子模糊地投在裡面五六個平方的地上，確實就像是一個小客廳，只是裡面空空的。我按亮手機上的電筒，四周看了一下，屋頂安了個燈泡，沒亮，估計是壞了。一邊牆上還有一個一人高的小門，小門打開時，裡面漆黑。有一種敬畏讓我本能地熄了電筒的光；別人也和我一樣，大家不約而同地靜默了。藉著墓室外流入的餘光，我望向裡面，依稀看見一個挺大的靈柩。

這是他？我在心中問了

聲。我就是為他來的，但卻一時忐忑著不能移動我的腳步。

接我來的年輕傳道拿了瓶帶來的滅蚊劑，一邊噴著打開的門洞四周，一邊用極輕的聲音說，沒人來，潮濕，蚊子多。

牧師見我站著不動，就在我身後說，這靈柩就是宋尚節的，裡面靠牆台子上放著的四個骨灰盒是宋師母和他大女兒宋天嬰，還有二女兒宋天真和女婿的。

他一邊打開手機電筒照向裡面，一邊對我說，你可以進去看看。

裡面空間很小，靈柩架在一個木架子上，四周地下放了一圈和剛才紀念館裡一樣的塑料盆花，有的倒了。牆壁和盆花之間繞靈柩一圈留了一人寬的通道。在這個地下墓室中，昏暗的光線讓塑料花不再那麼刺目，特別是放在靈柩蓋上的三枝單枝的花朵，顏色是桔紅、水紅、粉紅，竟彷彿呼吸了棺中的靈氣，花瓣活了似地在暗處閃動著。

我圍著靈柩極慢地走了一圈，心想這確實是個神跡。靈柩在土裡埋在了五十多年後被挖出來，竟然完好無損，又在教堂裡和這陰濕的地下墓室擱置了八年……此刻面前的這個靈柩，原本的漆色我雖然不知道，但大體上呈現出乳白淡黃色，與裸出的木質本色非常融洽，毫無違和感。對著門的正面有一個十字架，我看著它樸素端正的樣子，心裡湧起一份對時光的感激，正是時光讓它褪盡了漆，裸著木質的原色和粗糙的紋路。

靈柩的木板很厚，被時光、泥土、空氣侵蝕後，好像



老人的手，或是森林中古樹的樹幹和根。人從泥土中來，又回到泥土中去。雖然這靈柩安置在這個被水泥和白色的特殊處理的板壁包圍的空間裡，將來也許會被移到紀念館中讓人敬仰，也許會又被無聲無息地埋回土裡，又或者會久久地待在這個中轉站般的墓室中……就像它的主人活著時一樣東奔西跑居無定所……

但此刻，它就這麼安泰地、溫潤地放在那裡……

是的，沒錯，我用了“溫潤”這個詞，因為現在我的手掌就放在靈柩上。它在我手掌下有溫度，甚至有呼吸。我撫摸著他的靈柩，好像從天上伸手撫摸著山巒起伏的大地，撫摸著我的祖國。滾燙的眼淚無聲地湧出來……

我可以寫你嗎？

他不再是我心中的屬靈偉人，也不是歷史中充滿傳奇的宋博士，甚至不再是嫉惡如仇、疾風烈火的“宋瘋子”……他像是我的兄長。那衝冠的“怒發”柔和地側傾倒伏下來，前發的一角越過右眉的上方懸在眉心，遮擋了那開闊高聳光如天鏡的大額頭。

他的雙眼微微眯著，臉上是單純，甚至有點頑皮的開心的笑容。這一刻，所有有關他的文字都在這笑容裡亮了，活了。

我裡面湧動著無法言說的溫暖與幸福，在我用文字寫活他之前，他用他的笑容點亮了我的生命。

我可以寫你嗎？

他不回答，仍是那單純、頑皮的笑容。我看不清他的眼神，和他一樣眯起了眼睛，彷彿有太陽懸在我們中間。

心劇烈地跳動著，手掌卻靜靜地平穩地撫摸著靈柩。

這塊木板大約也就二、三寸厚，竟然就是七十三年時光。我整個心靈、五官和所有的敏感都集中到了掌心，傾聽他、感知他。

歸信基督後，我的第一本枕邊書就是宋尚節的日記《靈歷集光》，多少次讀他日記時總覺得他在某處某時會等著對我說點什麼。此刻，我感到他已經為我，不，是通過我，為所有人預備了一場盛宴，這場祭壇上的盛宴用的是他所有的一切、整個的人生。“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這是住在他裡面的耶穌的話，這話揭示了以生命為祭的獻祭之真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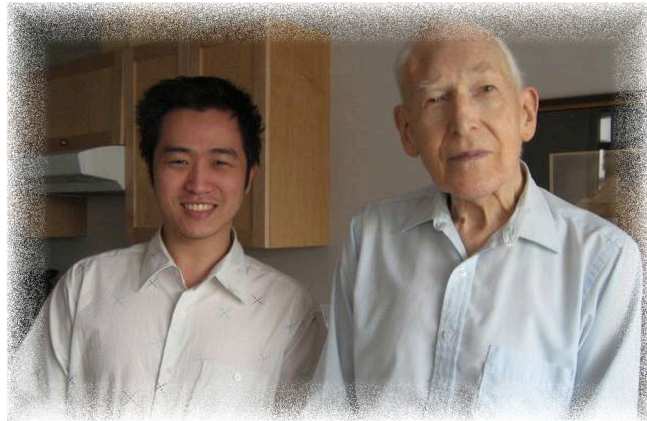
此刻，我站在這位將自己當作活祭的獻祭者面前，我更是透過他，站在神的羔羊面前。主啊，我如何來吃你、喝你？我如何來與你的生命有份？我如何才能讓你的靈火燃燒在我裡面？我如何才能在你裡面，與你的僕人一同燃燒，成為一個以生命為祭的獻祭者……



作者為作家、詩人、畫家

追憶恩師巴刻

曾劭愷



巴刻教授 (James I. Packer, 1926-2020)，加拿大福音派神學家，長期執教於溫哥華的維真學院。圖為作者在該校進修時與巴刻教授合影。

東亞文化視師徒關係形同父子，正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歐洲傳統文化也有類似的觀念，譬如德國人稱博士導師為「博父」(Doktorvater)。我在北美長大，對這種觀念較缺乏認同感，甚至在理性上以為這種情感的連結踰越了恰當的職業關係。對於英國人來說，這種情感更是只能放在心中，不能表達出來。

難忘的最後一面

我最後一次見到巴刻教授，是在他的教會，那時我還在讀博士。本來想要趁返回溫哥華的時候去看看他，也確實遠遠見到了他，卻沒有跟他打招呼。我擔心自己跟他重逢，會在這位內斂的英國老人家面前掩飾不住超越文化界線的情感。

那天我坐在教會後排，遠遠望著他坐在對面的前排，見他以耄耋之齡，剛動完髖關節置換手術，拖著衰殘的身體，抖擻著精神，來到教會崇拜主，我臉上兩行淚怔怔流下。

看著老教授全神貫注地敬拜，我內心浮現了初次踏入巴

刻講堂的場景。

那天早晨，全班同學都提早抵達教室，全場鴉雀無聲，等候大師到來。巴刻教授準時進入了教室，站定後用他那儒雅而堅定的語氣說道：「在這間學院，你們大概都聽過一些『巴刻箴言』。可能已經有人對你們說過：『神學的目的就是頌讚之道』(“The purpose of theology is doxology”)。如果你在這所學院待的時間夠長，或許會知道，每一堂巴刻的課堂，都以《三一頌》開始。」

恩師的歌聲十分洪亮，但聽過他唱歌的人大概就能明白，為什麼麥葛福 (Alister McGrath) 教授在傳記中暗示，巴刻教授年輕時意圖成為爵士樂手，但這夢想並非基於可靠的自知之明。然而，在一種相當獨特的意義上，他的歌聲可謂天籟：這位老神學家窮盡一生智慧，思想神的榮耀，用筆墨、言行，以及生命的每個氣息來敬拜神，以致他的歌聲似乎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一窺天上聖徒如何不分晝夜地敬拜主。

所有年長的基督徒，當認識並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正逐漸遲緩時，……我們所面對的挑戰，就是不讓這事實使我們在屬靈上也慢下來。 For us elderly Christians, realizing our physical bodies slowing down because of aging, . . . the challenge is not letting the fact to slow us down spiritually.

課堂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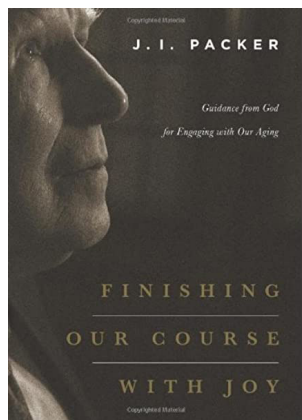
當年課堂上，恩師展現了一項奇能，令學生歎為觀止。老人家身體疲倦，經常在學生報告及討論的時候打瞌睡，然而學生發言完畢後，他的點評卻似從頭到尾一直認真聆聽，甚至好像做了詳細的筆記，也知道討論的時候每個人都說過些什麼。

我不確定他是否知道我們對此奇景津津樂道，但他也不吝主動告訴我們他的祕密：「咖啡是上帝的恩賜。它使你的心思保持清醒。」然而，恩師也說，到了他那年紀，身體很容易疲憊，不由自主地打盹，他甚至謙卑地說，他希望我們不要介意。

服老卻不退休

我在維真學院求學時，恩師已經卸下教職，但他經常強調，他從未「退休」。

他並非「不服老」，在晚年著作《樂奔終程》(Finishing Our Course with Joy)中，他提出，基督徒必須接受年老體衰的狀態，視之為上帝在人生最後階段的呼召：「我只能說，當一個人心智與身體的能力衰退時，他對於自己可以作什麼——應當作什麼——以達成其呼召的理解，也應當以『我無法再從事這工作了』的認知為基礎，而有所調整。而基督教的現



實主義在此就顯出它的重要性了。神不會呼召我們去作我們已經不再有能力去作的事。」

然而，恩師也在書中強調，「老年退休」這概念對聖經是全然陌生的。聖經用各種意象，將基督徒的一生描繪為旅程、賽道，而「奔跑的意象是保羅理解他自己生命的中心，我也力主：所有年長的基督徒，當認識並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正逐漸遲緩時，同樣應當以此為心思與心靈的焦點。我們所面對的挑戰，就是不讓這事實使我們在屬靈上也慢下來，而是要培養最大的熱忱，在地上生活的最後階段，仍然直奔標竿。」

這也是為什麼，恩師垂暮之年一度因眼疾而暫停授課，但當他奇妙地因主恩典恢復視力時，又重新開始開課講學了。

面對死亡的盼望

理查·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聖徒永恆的安息》(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一書，是恩師生前最喜愛的著作之一。巴克斯特是一位清教徒牧師，在英國內戰時曾出任軍牧，目睹許多年輕士兵在戰場上慘死。他壯年時痛失愛妻，自己又一生體弱多病，數次瀕臨死亡邊緣。他隨時作好了準備，迎接自己的死亡。《聖徒永恆的安息》原是他為自己的追思禮拜所預備的講章，但他屢次瀕臨死亡時都活了下來，最後以76歲高壽辭世，於是他這篇講章愈寫愈長，就成了一本書。

論及基督徒面臨死亡時的盼望，恩師生前最愛的一段文字出自清教徒作家本仁約翰《

天路歷程》中的「堅定先生」(Mr. Standfast)：「這條河對許多人來說是恐怖的；的確，想到它的時候，我也經常會害怕……。這裡的河水對於舌頭如此苦澀，對於肚腹如此冰冷；但當我想到我所要去的地方，以及彼岸等候我的眾聖徒，這念頭就像炙熱的火碳在我的心中。」

就像他生前鍾愛的清教徒先賢一樣，恩師隨時作好了面對死亡的準備。他生前極少使用強烈的言語，但他卻不留情面地批評當代基督教的一大「異端信念」，就是「人們不應該死去」。

他在課堂上曾經提到一位與他年齡相仿的基督徒，七十多歲時失去了九十多歲的母親。這位姊妹對恩師說，她無法理解慈愛的上帝為何會讓母親死去，因此她決定拋棄信仰。提及此事時，恩師難得地對當代教會表現出憤怒的情緒。他以巴克斯特為榜樣，視自己為「垂死之人，對垂死之人傳道」(“a dying man preaching to dying men”)。

恩師安息主懷時，我的好友、維真校友溫永勳老師從北美打電話給我，第一時間告知我消息。頓時，恩師的音容浮現在我腦海。我開始追憶他的生平與服事，以及我與他的私交；一句經文縈繞著思緒：「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至於我自己，我已經迫不及待想去聆聽恩師現在的歌聲，目睹他如何唱著新的頌歌，與眾聖徒不分晝夜地敬拜三一上帝。✚

作者在中國的大學任教

拆毀淨盡

約書亞

編註：2019年北京有許多小產權房被拆，作者親身經歷，將其中的血淚心情寫成《廢墟邊的祈禱》。本文為其中最後一篇。

日期：2019年12月20日

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耶和華啊，求你記念這仇。（詩篇137：7）

昨晚，收到村委會的通知，今天早上要來強拆房子。

我早上4點多鐘起床，開車到西馬坊的時候，差不多5點半左右。小區左右兩邊的進口均拉上了警戒線，大批的保安手拿盾牌組成人牆，把進小區東西兩側的路完全堵上了。

我把車停到房屋後邊，踩著一摞磚翻牆進了小區。由於光線較暗，沒有人發現。進去之後，看到趙阿姨穿著軍大衣在院門口，村支書、鎮長、副鎮長以及幾十個政府人員都在。兩台拆遷鉤機車已經開進小區。

最後的禱告

我從小區出來，看到保安隊長正在給保安訓話，安排拆遷事宜，一副大敵當前的樣子。我用手機拍了幾張照片，就回到了小區，在我們曾經的家做最後一次的禱告：

天父上帝，這是最後一次在這個院裡向你獻上禱告，感謝你在過去的三年讓我們在這裡有過歡笑和淚水，你在這裡接受了僕人們的讚美和祈禱，也在這裡見證僕人一家的成長。主啊，孩子感謝你，讓

孩子在全程經歷這件禍患的時候，一直陪伴著孩子，給孩子平安和盼望。雖然這對孩子是莫大的損失和挑戰，然而你信實的愛不離不棄地在你僕人家裡。

你曾應許過，在這世界之中我們會遭遇苦難，但是給我們的平安卻是世界不能給的。主啊，今天這個房子就要拆了，孩子為著房子哭泣，為我們的鄰居哭泣，為我們的同胞哭泣，為在上掌權者哭泣，求你接納僕人的眼淚。

以上禱告奉靠恩主耶穌基督的名。

哭吧，鄰居

做完禱告之後，我從我們家小院出去，到外邊，想安慰趙阿姨幾句。剛一出門，一位幹部就看見了我。他指揮幾位保安，嚴厲地說：“把他給抬出去”，於是幾名保安三下五除二就把我抬起，一直抬到小區外被盾牌堵著的路口外頭。我沒有做任何反抗，平生第一次體會被許多人抬，又抬了那麼久的滋味。

那一刻，我發現自己是何等軟弱，何等渺小。在強大的國家意志面前，我就像一根稻草，又像吹彈可破的蛋殼。

另外幾位鄰居也都在外頭等著。楊大姐想從入口處進到小區，保安不讓，楊姐大聲地罵著。

為那些拆我們房子的人哭吧，在這罪之中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你若不憐憫，都必滅亡。
Weep for those who demolish our buildings! In this great crime none of those participated may claim himself innocent. Anyone without a merciful heart will perish.

天蒙蒙亮了，周圍看熱鬧說說笑笑的村民越來越多。丁大哥和丁大嫂都來了，丁大嫂蹲在地上大聲痛哭，都快六十的人了，哭得像個孩子，哭得可憐，哭得身邊的人都忍不住落淚。小院不僅僅是一個建築物，裡頭承載著許多歷史和記憶。裡頭的歡笑和憂愁都即將煙消雲散。

我突然之間明白了為什麼羅得的妻子會回眸，看被上帝毀滅的所多瑪和蛾摩拉城。房子裡的花草、相冊和小物件，房子裡曾經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都被一個外來的力量給毀了，而且毀得這麼憋屈，這麼徹底，這麼不講道理。

哭吧，丁嫂，哭吧，鄰居，為自己哭，哭自己這麼些年被愚弄而不自知；為身邊看笑話的村民哭，哭他們的幸災樂禍和落井下石——當災禍同樣有一天臨到他們的時候，他們也會如此哭；為那些拆我們房子的人哭吧，在這罪之中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你若不憐憫，都必滅亡。

化為廢墟

我站在牆外的一大摞磚上，錄了鉤機下去的第一段視頻。13套房子，拆的第一套是丁大哥的房子，看著挺結實的房子，兩台鉤機下去，一會兒工夫就不成樣子了。從西廂房開始，到外牆，到東廂房，到堂屋，也就二十分鐘，房子化為一片廢墟。

緊接著是杜老師的房子、池老師的房子、我們的房子……錄了一段視頻之後，我實在錄不下去了，心裡難受。


這時候一個保安隊長吆喝著、恐嚇著讓我下來，說不讓拍。下邊的鄰居群情激憤，把他們罵回去了。我又拍了一些照片，就下去了。

已經在外邊凍了兩個多小時了，很冷。我太太把車開到東邊的村口，讓我到車裡暖和暖和。我坐到車裡，舒緩一口氣，喝口水。看到車門上有厚厚一打福音單張“人生二路”，我又下了車，把單張派發給正在看熱鬧的圍觀群眾。

表面看，這世界有些權力很囂張，然而事實上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信耶穌的路，另一條是不信耶穌的路。這兩條路的結局截然不同，第一條通向永生的天國，第二條通向永遠滅亡的地獄。欺壓人的和受欺壓的都是如此。如果說這世界有什麼最終的糾錯機制，那就是：當人閉眼離世的時候，都要赤露敞開地面對造他之神公義聖潔的審判。

有村民拿到單張之後，認真地看著，有人壓根不收，嗤之以鼻地嘲笑。然而，我還是把福音單張發完了，算是我離開此地之前最後一次給本地的人傳福音吧。

楊姐、趙阿姨和我們夫婦一起去陽坊吃了早點，之後就都到趙阿姨新租的地方去。到了中午，小區就已經夷為平地了。

我回去，再次翻牆進入小區，錄了一段視頻。在這個荒謬、扭曲和肆無忌憚的世代裡，讓這片廢墟的故事留下一些印記，講述這時代的苦難，也記載上帝同行的恩典與不搖動的主權！

作者在北京事奉

文學青年的 信仰之旅

雪音



我有幸出生於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年代。四十年來，我目睹中國的巨變，既享受了它的輝煌成就，也承受了它的巨大陣痛。

文學融入血液

我的父母都是知識青年，15、6歲被迫離開城市和家人。他們婚後落腳在浙南一個小山城，以語文教師為業。生活在城裡的親戚因著新政致富了。我們也得以享受穩定且不斷提高的收入。父母喜歡讀書，也為孩子購買、訂閱各種讀物。進入高中後，我才發現家裡書架上擺的都是中外世界名著。

由於家庭的影響，對文學的興趣融入了我的血液，培育了我的想像力、理解力，也塑造了我的心理性格。我成了一個多愁善感而理想化的人，既能在花樹、稻田間流連，感受春華秋實，識別生命的美好，但也意識到一切都將隨風而逝，美是如此飄渺、留不住，生命亦如此。

但生活還在繼續。和大多數中國學生一樣，我為了“美好的將來”努力。高考成績超出了家人的期望，我被北京大學錄取了。所有人都恭喜我，好像我一夜之間飛上枝頭成了鳳凰，從今往後可以坐享燦爛前程。

進大學後的失落

但這不過是幻想。在這個著名的學校，我第一次遇到了嚴重的心靈危機，這場危機最終促使我歸向了基督教。

在一所最好的大學當學生不容易。這裡的競爭異常激烈。所有人看起來都見識廣博、聰明過人。進入這所學校對我來說是意外之喜，這也意味我不知道如何與這些有能力的孩子相處。漸漸地，高中時期因為學習壓力而潛伏的一些問題開始暴露，在兩三年之間完全爆發。

首先，進最好的大學並不能保證幸福的生活。

人生像是一場障礙賽，我只不過僥倖過了第一關，這場比賽沒有終點。如果從艱辛的勞作中獲得的成功只能帶來短暫的快樂，那麼人生的真正目標是什麼呢？

其次，社會就像一個大染缸，誰也避免不了被染上顏色，失去純真。在上大學的第一週，我就目睹了一場令我瞠目結舌的小範圍的爭權奪利。文學已經讓我鄙視油滑、冷酷、自私，難道我竟必須成為這樣的人嗎？還有沒有別的選項？

第三，我的父母在我大二的時候離異了，因為父親拋棄了我們。我感到異常羞恥，同時對人失去了信任。文學教我辨別善惡真偽，也讓我知道人怎麼能自欺欺人。被至親背叛之後，我深深懷疑自己的判斷力。如果連自己都不能相信，我又如何相信其他人？對他人失去信任的人不知怎麼面對自我和世界。因此，我夜夜沉迷於新興的網絡遊戲，只因為那是一個虛擬的世界，沒人能夠傷害我。

尋求真理的曲折路

大學裡的教授應該知道真理吧。他們能解決這些問題嗎？大學時期是啓蒙時代，教授們鼓勵我們獨立思考、提出問題。康德說：“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性！”這成了我們的座右銘。當代文學批評中充斥左翼思想，它們憑藉對社會不公的辛辣揭露和理想主義的訴求吸引年輕學子。我迅速邁上了文化研究的軌道，急著從政治、階層、性別來分析文學作品，解構社會現象，卻不知道這種批評方法中潛藏的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也悄悄侵蝕了我的價值根基。

受一位我非常景仰的女教授的影響，在大二的時候我成了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它的目標是成為獨立的女性，看上去合理、高尚，也很給人安全感。同時，由於從小被灌輸的無神論無法滿足心靈渴

聖經似乎是一部充滿智慧的經典，它允許信徒質疑所信仰對象的正義。這種信仰具有一種深思熟慮的動態平衡，能夠處理現實生活中複雜和微妙的問題。The Bible seems to be a classic script full of wisdom. It even allows believers to doubt divine justice. This faith possesses a deliberate and balanced dynamic to deal with complex and delicate issues in real life.

求，我開始接觸佛教。這個中國傳統宗教提供了不同於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選項。尤其在我的女權主義實踐因缺乏內在力量而破產的時候，我自然而然轉向了文化心理上熟悉、理論龐大嚴密、充滿想像力的佛學。我花了一年時間選修佛學史。在陷入心靈危機的時候，在一位佛教徒的勸告下，我開始試著背誦《金剛經》中的一段文字：“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一開始，這段經文使我感到難得的平靜，但沒幾天我就感到絕望。如果世界上沒有什麼真正有價值的存在，我為什麼要留在這裡繼續痛苦呢？自殺才是明智的。那時候我才意識到，愛是我的根本——雖然它可能會深深地傷害我。對佛教來說，任何具體的愛都是幻覺，但愛才是我繼續呼吸的理由。

1999年秋天，我認識了一位韓國姐姐，她是我們系的博士生，我在大學裡認識的第一位基督徒。一位教授開了一門新課，名叫《聖經與文學》。我對這位老師感興趣，於是按照課程要求買了一本聖經去上他的課。第一課我們讀《約伯記》。我驚訝地發現，這部書擁有深刻的智慧，這改變了我以前對宗教的刻板印象：真正的信仰充滿了智慧，不是教條。

一次課後，韓國姐姐提議與我一起讀聖經，因為她認為老師講的不正確。我覺得這是了解西方文化的好途徑，樂意前往。出乎意料的是，她給我讀的不是《聖經》，而是一本名為《四個屬靈的原則》的小冊子。更讓我吃驚的是，念完小冊子，她問我是否願意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我起初覺得很尷尬。雖然我覺得她人很好，比我認識的所有佛教徒都要好，但當時我們並不是親密的朋友。而且我以前從沒有想過成為基督徒。但是她那麼真誠、熱心，直接拒絕也似乎不妥。

就在那時，我忽然想起自己這些年的尋求，期待自己的生活有一個堅實的根基，想起那些在網吧裡熬過的長夜。我突然失聲痛哭。她溫柔地抱著我，為我輕輕地禱告。在眼淚和禱告裡，我漸漸做了決定。我從未認真選擇信仰，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需要保留無神論，尤其在我的生活如此迷茫和令人失望的時候。在另一個方面，聖經似乎是一部充滿智慧的經典，它允許信徒質疑所信仰對象的正義。這種信仰具有一種深思熟慮的動態平衡，能夠處理現實生活中複雜和微妙的問題。也許我應該試一試。我跟著她作了決志禱告，並不知道從此以後我的人生就真的不一樣了。

轉入基督教文學研究

在韓國姐姐的推薦下，我開始參加一個家庭教會，一年多以後在那裡受洗。這是一個由大學生組成的團契，很有活力，充滿友誼和親情，大家一起熱心傳福音。在我信主兩年後，我當時的男朋友（現在的先生）也接受了福音，並由同一位牧師施洗。我們積極參加教會的活動，學習服侍。我們在詩班唱歌，接待新人。我作初信栽培，有時也講道。我的先生則擔任教會的出納和執事。

在享受美好團契生活的同時，我漸漸對基督教文學研究產生了興趣。為了更深入了解信仰，我閱讀了一些相關書籍。那時還沒有神學書籍大規模、系統的譯介，能接觸到的書籍大多採取中立或批判的立場，與教會的信息不協調。此外，也找不到一本書包含我想要知道與基督教相關的知識，如：教會歷史，聖經註釋，如何實踐等等。

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的興趣已經從女權主義轉到了基督教，所以我選擇了一位當代天主教小說家作為研究對象。結果我發現，天主教與新教福音派差異很大；而沒人能向我解釋教派的多樣性和分歧。這位作家對天主教的描述，看上去簡直像是另一種宗教。理解基督教不容易，我踏上了尋求的路程，其中有挑戰有驚喜，也伴隨著難題。

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普遍缺乏長輩。我所屬的教會中90%以上都是同齡的新信徒，眼前缺少成熟基督徒的生命見證和榜樣。而由於長期接受無神論訓練，我們更熟悉的是各種反基督教的理論，它們阻擋我在知識上接受宗教信仰。在實踐和理論層面，都有許多的鴻溝等待跨越。

我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在學習西方文論的時候，俄國思想家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吸引了我。他的“對話詩學”和“狂歡理論”在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界備受矚目。我留意到他的理論植根於東正教思想，西方同行的一些著作也支持這一觀察。為了探討東方教會與巴赫金文論



從此，又是漫漫長路。有喜悅，有難處，但是心底的平安從未遷移。

Since then, I stepped onto a long journey again. There are moments of joy as well as difficulties. Yet the peace of mind has never left me.

的關係，我閱讀了許多俄羅斯宗教思想家的中譯本。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我展示了真誠的基督徒如何勇敢地思考！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我對知識的需求，也建立了我對基督教學術的信心。巴赫金揭示了將基督教思想導入當下文學批評的可能性，激發了後者的活力，並直接影響了他的理論應用者的批評和價值取向。一句話，他證明了基督教思想與“世俗的”人文研究之間的對話不僅可行，而且可能富有成效。

啓發學生的教師

在做這些研究的時候，我漸漸有了一個想法：為什麼不在高校裡做一名基督教文學教師呢？我似乎對這兩方面都有持久的興趣。而且據我所知，很少有教授研究基督教文學或開設相關課程，也因此中國的西方文學研究中有許多空白，形成了普遍的誤讀，亟待糾正。我決定去讀博士學位。在中國，關於這個學科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源都有限。在西方，雖然人們對基督教與文學的歷史聯繫認識得很清楚，但由於左翼思潮在該領域佔據主導地位，所以主流學術界刻意迴避從同情的角度研究基督教文學。因此，這一研究具有一定前沿性。感謝主回應了我的願望，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我順利博士畢業，並在一所大學找到工作，開設了基督教文學的相關課程。

成為教師之後，我仍然記得自己的大學時光。官方宣傳的思想在校園裡依舊流行，甚至被奉為常識。馬克思主義的刻板教育摧毀了學生追求真理的興趣。他們或許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但也找不到更好的選擇。由於沒有穩定的人生觀，迷茫和絕望不可避免，在經歷人生困境時尤為脆弱。通過我的課程中，我希望學生可以意識到自己的教育中缺失的部分，對世界、對歷史有更整全的認識，並對有神論的世界觀更加開放。

在解釋沒有明顯基督教背景的西方文學文本時，我謹慎地選擇闡釋理論。解釋文本的方法能夠反映解釋者的世界觀。我刻意擯棄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對這些思想中的真理概念提出質疑，指出它們的應用不切實際。如果真理是判斷是非的最終原則，那麼懷疑論和相對主義就不能成為道德生活的堅實立場。對真理的存在持懷疑論的觀點，好一點導向功利主義，糟一些則是虛無主義和利己主義。經典的文學是對人類生活的精確觀察和總結，啓發人們離開錯誤的信念，鼓勵人們過高尚而幸福的生活。這些立場也獲得了學生的同情，其中的說服力

源自與偉大的思想，也就是文學大師作品中的真誠對話。

神學裝備的必要

在中國做基督徒學者可能會有特殊的收穫，因為我們是稀有物種，視角獨到。稀有的另一面是孤獨。我是學院裡唯一的基督徒，在政治上不正確。另一方面，好的基督教學術資源在國內很難獲得。在研究中，我漸漸感到因神學裝備不足而出現的瓶頸，跨學科研究難以為繼。而這一不足無法靠短期的國外訪學得到彌補。我嘗試在國內參加神學院培訓，但以教牧為導向的神學教育不能和我在人文學科受到的訓練相匹配，無法回應其中的問題。

2015年發生三江教堂事件，直接促使我考慮出國讀神學。這座教堂與我出生的城市隔江眺望，因此我密切關注了整個事件。在春日的午後，那座新落成的仿哥德式的雄偉建築被野蠻地拆毀、夷為平地，我突然感到在這個國家自己是一個陌生人。我沒有辦法在這樣的世代獨善其身。生命好像還可以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



這時候，唸碩士時讀一本書偶然迸發的念頭再次出現。這本書叫《神學的靈泉》，是一名當代東正教神學家對基督教神秘主義起源的研究，其中有一章介紹尼西亞教父之一尼撒的格里高利。我曾經被他集高度哲學思辨與虔信實踐體驗於一身的神學迷住了，心中感慨：這是一個值得為他花上十年、讀一個博士學位、效法一輩子的人。如今大陸的神學教育如此匱乏，下一代教會極其需要敬虔的神學裝備。我既熟悉學院教育，又好為人師，為什麼不為神學教育盡一份綿薄之力呢？

從此，又是漫漫長路。有喜悅，有難處，但是心底的平安從未遷移。按中國人和基督徒的說法，這大概就是我的天命和呼召。✚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就讀於杜克大學神學院

2020恩福家人退修會心得集錦

一年一度的恩福家人退修會，是散居的家人歡然聚首，互吐心聲，彼此勉勵的寶貴時間。由於新冠疫情，2020年的退修會首次在線上舉行。考慮到各地的時差，7/15-18三天按美西時間，早上8:00-10:30，晚上6:00-8:30各安排一段聚會，至18日中午。

在網上露面的神學生、畢業生、董事



與同工，連配偶共66位，跨越了美、亞、歐三洲。每時段結束後，尚有自由談時間，往往欲罷不能。由於時差，有些亞洲家人參加到半夜甚至凌晨，精神可嘉。

這次的主題訂為「在疫情中奮進的教會」。四天早上分別由蘇文峰、陳惠琬、陳愛光、陳宗清四位董事帶領靈修。他們不僅有深邃的見解，更有自身的榜樣。

每位家人都有15分鐘分享近況。愈是經歷過艱難的家人，尤其是在國內工場牧會的人，生命淬煉後的心得愈是激勵大家。此外還有針對主題的培靈信息，並有幾堂座談會，從教會與門訓、學術界的事奉、神學教育與培訓，來看如何在目前的景況中向前奮進。

以下為目前的恩福神學生參加退修會之後的心得。

意想不到的恩典與超越

王 俊

相比往年的恩福家人退修會，今年非常特別。因為受疫情的限制，不能實體進行，只能視訊。但是這種受限卻又是突破限制的前提：疫情限制了行動自由，網絡卻突破了時空限制。今年參加退修會的人數超過往屆，時空限制被網絡超越，這引起我很多的思考。

第一，疫情的出現凸顯了神意想不到的恩典。雖然我們早就進入網絡時代，網絡革命已經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這種世界性的、人人被迫變成“宅男”“宅女”的情況，可以說曠古未有。很有意思的是，在疫情中，很多恩福家人不是更閒了，而是更忙了，參加了更多的網絡學習、服侍、會議、講座等，原來想做卻做不了的，反倒在疫情中做到了，這都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由此，我對神的恩典有了更多的感受和理解。神的恩典往往是意想不到的，祂賜人出人意料的平安。或許，意想不到才是經歷神最好和最真實的方式。

第二，疫情讓網絡交流成為新常態，或許更有益於恩福家人的交流和聯結。在疫情中，上課、小組查經，教會聚會、會議講座都

可以用視訊進行。以我自己為例，我帶的查經小組有人在美國（跨越美東、美西），也有人在南京、淮安、廣州、東北；讀書會也是一樣，各種講座更是如此。我想到，以後可以通過視訊的方式促進恩福家人的交流和理解，比如建立恩福論壇、讀書會、講座等等。

第三，疫情之後，可能會出現新形態的網絡教會，也會出現很多需要思考和回應的神學問題。在退修會中，現任牧者的恩福家人分享了在疫情中的牧會情況，特別觸動我們。近幾年來，國內教會受到很大的擠壓，有些教會被動轉入網絡聚會。今年以來，由於疫情的緣故，幾乎所有的教會都主動採用網絡聚會，且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後中國還會產生非常多的網絡教會，現有教會也會更多採用網絡形式。但是，由此會產生一些需要回應的理論問題，譬如，網絡教會算不算教會？它能符合真教會的三原則嗎（宣講聖言，施行聖禮，執行教會紀律）？如何進行牧養關懷——特別是對跨地域的教友？等等。這些問題必然會激發網絡神學的思考。✚

藉著幾位牧師的分享，我更加能夠接受這段受困的時間，視之為屬靈成熟所必要的操練。

Through the sharing of several pastors I could better accept this difficult time, regarding it a necessary discipline towards spiritual maturity.

捆鎖與奮進的思考

孫澤汐

早先聽聞今年的退修會因疫情不得不挪至線上，我頗為不捨。暢談雲端雖然方便，卻難以取代面對面的交通。這次線上的退修會也確實帶來了一些挑戰（視頻馬拉松，難以深入、自由地分享等）。但此時回顧，心中更多的是感恩。神並未給我們留下空缺，反而藉著網絡帶來更多家人的分享。不論以何種方式，能聽到萬里之外恩福家人的服侍與生命，都成就了我們的禱告和喜樂。


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對時代的回應。當下的處境，藉用陳牧師的比喻，幾乎可以用“捆鎖”一言蔽之。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因疫情而行動受限，而這樣的捆鎖，卻也成了我們“在基督裡站立得穩”的呼求。藉著幾位牧師的分享，我更加能夠接受這段受困的時間，視之為屬靈成熟所必要的操練。不論在卑賤或富足，神都能成就祂在我們身上的計劃。

這樣的“捆鎖”，在大陸的宣教家人那裡更加貼切——雖然這樣的貼切令人心痛。在北京教會的分享中，這種捆鎖意味著房屋被強拆、聚會被封閉、肢體被約談。這是實打實的捆鎖鐵鏈，反映了目前國內日趨緊張的局勢。但初期教會的捆鎖與此雷同，而神也就賜下與

初期教會同樣的恩典，把得救的人數加給了現今的教會，並差聖靈激發熱心，在服侍中成為門徒。

杭州教會的分享，讓我看到疫情衝擊下教會的軟弱。原本在金錢、人手和裝備上的短板愈發暴露出來。牧師本人親身經歷了疾病、家庭和供應上的挑戰。國內工人所需的支持與代禱，常常超乎我的想像。

教會能否在這樣的捆鎖中奮進呢？我們雖無法斷言下一場復興是否已經在路上，但很多肢體都已經回到禱告中，而禱告正是每次教會復興的起點。神在拆毀時又要建立什麼呢？我們是否可以更好地使用類似微讀聖經的app，使線上事工從臨時措施，過渡到連接同工、訓練門徒的長期手段？神學院是否也當抓住這個機會，鼓勵學生加強屬靈和品格上的操練，在教會和所服侍的群體中作更直接的協同、帶領的工作？同時，帶有文化宣教異象的肢體，是否也能以更加長遠、獨立的眼光，平衡學術的追求與信仰的委身？

我們在地上本沒有長存的城。求神賜給我們信心，不懈地跟從祂。 

孤寂減了幾分


雪音

盛夏七月，在比天氣更炙熱的美國新冠流行時期，我參加了恩福家人2020年退修會。這是我成為恩福一員後第一次參加。連進雲端會議室，我看見了耳聞已久的前輩，卓有建樹的學長和一群處於上升期的後起之秀。退修會使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何為恩福家人。

家人們對自己家事、事工、心境事靡巨細的分享，讓我明白：恩福獎學金不只是資助神學生的生活，“家人”的稱呼更不是名義上的。恩福致力於成為一個靈性的團契，不僅關懷神學生求學時的經濟需要，也努力成為他們在主裡的生命支持團隊，以及彼此之間連接的橋梁。在海外學習神學，孤獨感在所難免，而因著這群屬靈家人的存在和分享，孤寂就減了幾分。

家人分享中最讓我觸動的單元，莫過

於“宣教士”。已經學成歸國的恩福家人，傳遞了禾場上激動人心的現場。尤其興奮的是，我看見在不同的地區，年青的傳道人在教會建制上都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這是過去20年中國城市教會發展的一個瓶頸，而要出現突破，需要傳道人、同工群體生命和文化上的更新，才可能完成。教會的建制意味著告別了中國傳統的權力運作模式，這是教會先於社會完成的變革，影響將極為深遠。

此外，我也看見牧者分享著這個世代中國人的重擔，他們與羊群一同負軛，同哀傷、共命運。他們面對艱難堅持不懈的今天，也許就是我的明天。這提醒我，在求學中應當更重視自己靈性的操練和成長，才有可能成為和他們一樣的宣教士。 

恩福更像是一個屬靈的共同體，是一個安全的港灣，讓自己在再次遠航之前得以休整、調適和成長。
The Blessings family is more like a spiritual community, a safe haven for myself to rest, adjust and grow before setting on sail again.


姊妹堅韌生命的鍛造

曾安臨

這次退修會讓我震撼最大的，是在牧會前線兩位弟兄的太太。他們讓我強烈體會到神對姊妹堅韌生命的鍛造。

我第一次聽易君兄的見證，是2014年在麻州一個營會，他分享在大學如何信主，同時認識他太太。第二次聽他的見證，是2017年在美東華人差傳大會，他分享畢業後回大陸服侍，遇到各樣的艱難險阻，特別是他太太得了抑鬱症，他抱著太太一起哭。這一次，則是他在北京的房子無償被強拆，面臨著無家可歸的處境。我心疼我弟兄各樣的遭遇，覺得主真是太苦待祂的僕人了。但是當我聽到，她太太竟然為他們搬到新的地方、認識新的朋友、給他們傳福音而感到高興，我心裡非常感動。神沒有讓她內心生出苦毒，反而讓她看到了神國拓展的榮耀。她甚至說，犧牲了房子來拯救一個失落的靈魂，也是值得。

在南方前線的舍禾弟兄的分享，也讓我很有感動。他說他們回國服事後，太太好幾次承受不住壓力，說要回美國。有意思的是，舍禾順著她的意思，跟著說同意（我認為弟兄的回答挺智慧的，他既表現出對妻子的愛，又堅信神會做工）。然而，過了一段時間，他太太又無法割捨教會的羊群，願意留下繼續耕耘。或許有人會認為他姊妹似乎飄忽不定，猶疑不決；但我認為，這樣的反應才是真實的。就像亞伯拉罕，就其本性來說，是一個出賣老婆、膽小怕事的懦夫，但他卻仍舊可以被列為信心偉人。因為信心偉人從來都不是靠自己而偉大，他們的信心是靠著神托住的。

真感謝神賜給這兩位弟兄如此堅韌信靠的姊妹！姊妹是軟弱的，但神讓她們更有韌性，這股韌性是神的教會所不可或缺的。 

安全的港灣

伍小鵬


疫情肆掠下，今年大大小小參加過很多在線會議，但恩福退修會是最長的一次，前後長達20小時。會議之前，有點擔心連續幾天會覺得很疲累，但事實證明，會議不僅精彩，自己也從中獲益不少。

參會者來自世界各地，有著不同的服侍方向，但大家的分享重點卻相仿：在服侍中遇到難處（如疫情的影響、經濟壓力、子女教育、教會的問題、外部環境的不利，等等），但神彰顯祂的信實，帶領他們走過艱難，在過程中更深經歷上帝的同在和恩典。過去一兩年，自己對於未來的服侍有些迷茫，加上神學院繁忙的學習，時常忽視了靈性上的需要。退修會上大家的分享，讓自己重新理解服侍對於生命的意義。

基督徒在世上是寄居者，本質上不屬於這個世界，但我們會在這個世界上存留數十年之久。這個道理我們都很熟悉，但在具體生活中，我們內心的憂愁時常與這一教導構成衝突，而

軟弱更可能是我們生命的常態。在退修會上，我靜靜聆聽幾十位發言者講述過去一年來生命的故事，驚訝地發現，好多人所遇到的屬靈困境和生活中的憂愁，與自己相當一致。在聆聽的過程中，我感覺自己很得醫治和安慰。

與會者所分享在文化宣教服侍中的近況，也促使自己進一步思考：在當前環境中，文化宣教的路徑和方向為何。過去十多年間，自己近距離觀察和參與了很多文化宣教的事工，但心中一直有個困惑，即：如何處理神學在教會與社會之間的定位。神學在服務於教會的同時，如何回應世界所提出的問題？這次退修會上，不少人談及神學與時代的關係，給自己不少啟發。

今年是第二次參加恩福退修會。對我而言，恩福更像是一個屬靈的共同體，是一個安全的港灣，讓自己在再次遠航之前得以休整、調適和成長。 

感謝神，恩福家人是一群以咀嚼絕望擁抱盼望的天路客。

Thank God that the Blessings family is a group of heavenly sojourners who savor desperation but also embrace hope.

一股屬靈的清風

柏雨成

2020是多災多難的一年。我知道這一年恩福家人們面臨了各種挑戰，所以在開會之前已做好心理準備——這估計又是一次充滿了悲情，傷痛，和不幸的一次會議。

結果卻出我所料。家人們固然分享了很多挑戰，很多阻攔，但更多的卻是讓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對未來教會的憧憬。其中特別有兩位的分享，讓我很有感觸，因為他們在過去一年裡的遭遇，我都看在眼裡，氣在心裡。郭兄的家被暴力拆遷，面臨著巨大財政壓力和雙方父母的不諒解；李兄和妻子因為信仰，雙雙被解除教職，求職四處碰壁，只能暫居海外。但沒想到，他們的分享卻是出乎意料地帶著樂觀，且不時流露幽默。他們讓我看到：真正支持為主做工的基礎，不是我們現在在幹什麼，而是我們活出了怎樣的生命。這種生命是現世的打擊所不能剝奪的。這也是恩福眾多家人分享的一個共同點。

我之前一直有一個後怕，就是在追隨耶穌的呼召的過程中，不免會受苦受逼迫。我承受得了嗎？我想要這樣的生活嗎？但在這次退修會上，我在聽王忠欣老師分享時，得到一點感觸。王老師的分享，多是對過去一年被接回天家的妻子的回憶。雖然言語中能明顯聽出王老師的不捨與悲傷，但更多的卻是一種安靜的滿足，滿足於兩人在一起時活出了美好的生活，滿足於一位信主妻子的美妙，樂觀。我意識到，這不是和遭逼迫的弟兄們語氣和心態都一樣嗎？他們雖然也痛斥社會的不公，但卻沒有沉浸在負面的失望中，而是把逼迫看成是生活中免不了的瑕疵，而這些瑕疵不會掩蓋追隨神的生活的光明。也許這正是為主受的逼迫與普通的患難之間的不同吧。

恩福退修會在這個枯燥的夏天給我帶來了一股屬靈的清風。希望明年可以實地聚會，見到家人們。✚

渴想更美的家鄉

劉彪

2020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一年：瘟疫肆虐全球，經濟下行，中美對抗，無數人生活陷入困頓。過去，人們總以為日子會越來越好，但現在，我們恐怕都需要調整對未來的預期。畢竟，在更大的歷史維度中，意外往往也是常態。

在這樣的心緒不寧中，我參加了今年的恩福家人退修會。作為第二次參加的“老手”，我已經毫無陌生之感，唯有相逢之喜。儘管不能面對面交流，但是飛鴿傳私信，距離的障礙似乎在頃刻間被消解了。視訊的便利使得已經回國服役的恩福家人們也可以加入。見到了聽聞已久的駱董，也聽到在第一線侍奉的幾位牧者。風高浪急，但上主仍然信實，這一群忠心的僕人在艱難的時局中收獲人心。對於我這樣仍然身處海外的神學生來說，一方面衷心地贊嘆主的作為，另

一方面不免羨慕，恨不得立即完成學業，投身侍奉。

恩福家人的分享似乎出現一種共識：我們都在盼望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疫情也好，美國的政局也好，無一都在表明：太平洋這一邊並非人間天國。如今的局勢也暴露了教會的問題——特別是基要主義群體。教會在這個時代的責任，既不是回到從前，去恢復基督教王國的模式，也不是持駝鳥心態，和這個世界完全隔離。我們在上，一方面忍受各種苦難和非難，一方面要努力尋求對話；既不以彌賽亞情結擁抱任何地上的權勢，又要對世界的惡有清醒的認識。因為我們乃是尋求天上更美的家鄉。

感謝神，恩福家人是一群以咀嚼絕望擁抱盼望的天路客。✚

(接封底)

手足結怨難以和解

「弟兄結怨，勸他和好，比取堅固城還難。這樣的爭競猶如堅寨的門門。」（箴言18:19）過去以色列和周邊國家的關係正如這節經文的描述——板上釘釘地徹底決裂。

歷史上的以東國，是以色列先祖雅各的學生哥哥以掃的後代。但這兩國毫無情誼可言。先知阿摩司宣布神要刑罰以東：「因為他拿刀追趕兄弟毫無憐憫，發怒撕裂，永懷忿怒。」（摩1:11）先知俄巴底亞指控以東：「你兄弟遭難的日子，你不當瞪眼看著。猶大人被滅的日子，你不當因此歡樂。他們遭難的日子，你不當說狂傲的話。」（俄12）

二戰之後，以色列建國的隔天，阿拉伯各國就組成聯軍發動攻擊，意欲一舉將她殲滅於搖籃中；其中不乏和以色列同根生的亞伯拉罕後裔。

其實，人類第一個家庭就已經發生兄弟相殘的悲劇：因著嫉妒，該隱將弟弟亞伯打死（創世記3:8）。歷史上兄弟鬩牆的事層出不窮；而在結怨之後能化解前嫌，和好如初，卻比鳳毛麟角還要少。這個事實無疑反映出人類罪性之深。

上帝介入主導復和

身為老二的雅各，年輕時用詭計騙取了長子的名分與祝福，讓哥哥以掃恨得牙癢癢，非殺他難以解恨。他們的母親因而打發雅各遠走高飛，回到她的故鄉。雅各在舅父家殷勤工作，成家立業，卻因遭表兄弟嫉妒，不得不離開。返鄉的路要經過以掃的勢力範圍，兩兄弟20年不見，在即將會面的前一夜，雅各忐忑不安，徹夜難眠。

他派人探了口風，回報的消息說，他哥哥會帶四百人迎著他來。精於打算的雅各，把妻妾和財產分成數批，每批都帶著豐厚的禮物，想藉以打消以掃的怒氣。但他仍然沒有把握可否過得了這一關。就在他徘徊於雅博渡口時，出現了一位神秘人物，和他摔跤。

這個記載於創世記32章的故事非常耐人尋味。經過整夜搏鬥，雅各仍不認輸，對方便將他的大腿窩扭傷。雅各認出這位神秘人物絕非凡人，便拉住他，強要祝福。那人給了他一個新的名字：以色列（可以理解為「和神一起」）。雅各恍然大悟，說：「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黎明之後，雅各成了瘸子，也成了一個新人。他認識了神的權柄和能力，也知道了自己的有限、軟弱與破碎。他的心向神臣服了，同時，也可以向人柔軟了。他不再躲在妻兒隊伍的最

後，而是單獨向前，一連七次俯伏在地，才到他哥哥面前。以掃被弟弟的舉止震動了，內心的仇恨如高牆瞬間坍塌。他們兩人相擁而泣。一場可能的全家滅頂之災就此煙消雲散。

倘若沒有上帝的介入，雅各的後裔根本沒有機會發展成一個民族，更遑論以色列能立國於世了。


和好之道唯靠神恩

雅各與以掃重逢的事，所闡釋的和好原則與整本聖經相符。墮落的人是自我中心的，因此相爭易，相和難。我們唯有先與神相和，放下自我，順服神旨，明白了祂的饒恕與接納之恩，在面對敵人時才能放下身段，給予尊重，甚至甘願讓步吃虧，以僕人自居。

主耶穌曾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馬太福音5:9）祂上十字架之前的禱告，是要信祂之人在神的愛中合而為一（約翰福音17:20-26）。祂為世人死，不但是要人與神和好，也要在人間建立真正的和平，使彼此為仇的人能發自內心彼此相愛。祂誠然是和平之君。

彼得勸勉信徒：「要尋求和睦，一心追趕。」（彼得前書3:11）美國這次擔任斡旋角色，在中東這火藥桶裡尋找機會，首先說服了兩個小國，其中必定有段鏗而不捨的過程。這樣的努力是值得稱許的。

在現實的政治中，和談必定有利益輸送。然而，協議要能持久，主動追求和平的一方不能只靠利益作餌，還必須讓對方體會到誠意。這種內心的態度，實在需要靠神的憐憫才能展現。

據說，還有其他國家會陸續跟進，簽署「亞伯拉罕協議」。在多災多難的2020年，這是難得的好消息。但願神施恩保守祝福！



恩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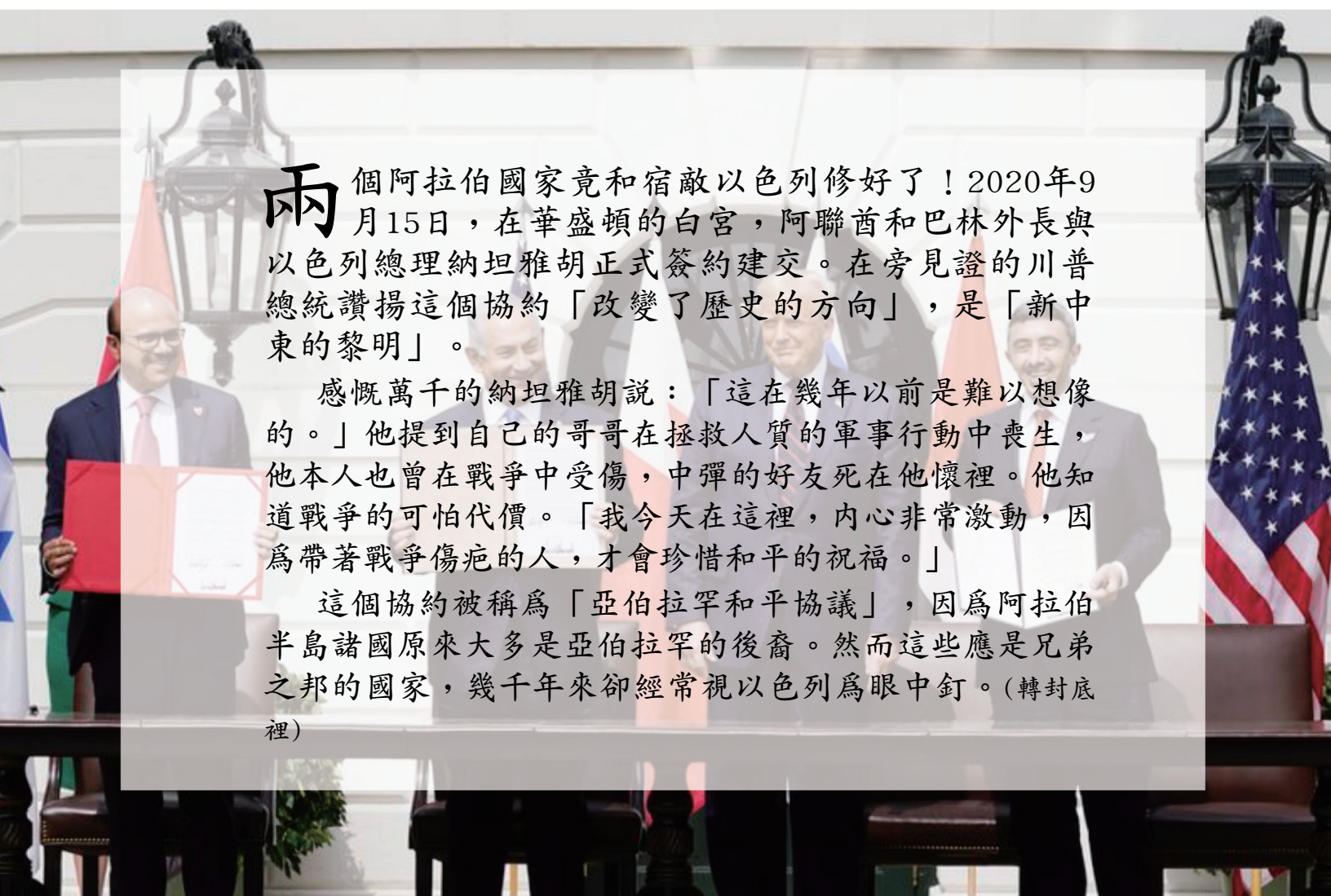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化干戈為玉帛

蘇卿

「他……一連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掃跑來迎接他，將他抱住，又摟著他的頸項，與他親嘴，兩個人就哭了。」（創世記33:3-4）



兩個阿拉伯國家竟和宿敵以色列修好了！2020年9月15日，在華盛頓的白宮，阿聯酋和巴林外長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正式簽約建交。在旁見證的川普總統讚揚這個協約「改變了歷史的方向」，是「新中東的黎明」。

感慨萬千的納坦雅胡說：「這在幾年以前是難以想像的。」他提到自己的哥哥在拯救人質的軍事行動中喪生，他本人也曾在戰爭中受傷，中彈的好友死在他懷裡。他知道戰爭的可怕代價。「我今天在這裡，內心非常激動，因為帶著戰爭傷疤的人，才會珍惜和平的祝福。」

這個協約被稱為「亞伯拉罕和平協議」，因為阿拉伯半島諸國原來大多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然而這些應是兄弟之邦的國家，幾千年來卻經常視以色列為眼中釘。（轉封底裡）